

禮書卷第六十六

昏禮



婦見舅姑禮

醴婦饗婦禮

舅姑饗送者



媵姪娣

致女

還車之禮

昏姻之時

昏禮

婦見舅姑禮

士昏禮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

笄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與
荅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笄服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
姑坐舉以興拜授人記曰笄緇被纁裏加于橋舅荅
拜宰徹笄雜記曰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
下西面北上見已諸父各就其寢然則婦於嫁夕
次純衣纁栴厥明則纁笄宵衣以見舅姑者以盛飾
可以施於嫁夕不可施於厥明也棗栗服脩贄也見
舅以棗栗見姑以服脩者以棗栗者天所產服脩者人
所成也棗栗進於舅而舅拜之服脩進於姑而姑拜之以
禮無不荅猶冠禮母拜也燕禮君荅臣祭禮尸荅主
人也見必立於堂下而拜必於階上者立於堂下婦
之所以尊尊也拜於階上舅姑所以親親也若舅姑
沒則有奠菜之禮焉後漢晉魏以來有拜時三日之
時重於三日之證也

醴婦饗婦禮

婦張華曰拜時之婦盡恭於舅姑三日之婦成吉於
夫氏準於古義可以成婦江應元等曰未廟見之婦
死則反葬女氏之黨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係成妻
明拜舅姑為重節夫為輕所以然者陳鍼子曰先配
而後祖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此春秋明義拜
冠必醴子昏必醴女以至主人醴賓舅姑醴婦皆致
其誠敬而示以質也醴婦必席于戶牖間其酌以釀
其薦以脯醢其禮有祭而拜送拜荅則贊者而已若
夫饗婦則不然故舅洗在庭姑洗在北掌則所與行
禮者舅姑也然則醴與饗必於戶牖間猶冠者之醮
於客位也婦降自阼階猶冠者之冠于阼也庶婦則

使人醮之猶庶子之冠不醮也

舅姑饗送者

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鄭氏曰丈夫送者女家有司也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也凡饗速之蓋嫁女之禮父送不下堂母送不出門則其送者非尊者也春秋之時齊侯送姜氏左氏譏之曰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然則士使有司送之可知也古者大夫束脩之間不出境聘弓鏃矢不行國中故大夫無外娶欲一致於其君而不外交也春秋之時紀履緌莒慶齊高固娶

于魯公子圍娶于鄭襄仲娶于莒蓋不知此公羊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若士卑不嫌故有異邦送者姪娣

易歸妹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詩江有汜曰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韓奕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春秋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成八年衛人來媵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公羊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晉人來媵錄伯姬也齊人來媵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穀梁曰衛人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

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何休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在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實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左氏曰衛人來媵共媵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杜預曰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昏義曰古者天子右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周禮天官序官有九嬪世婦女御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又曰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各世目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氏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其三小者為次妃帝

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夫人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為十二人商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毛氏釋衛詩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周禮九嬪以時序于王所鄭氏曰羣妃御見之法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堯後反之論語曰管氏有三歸

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諸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天子自御妻而上其數百

二十有一諸侯夫人而下其數不可考也諸侯娶一國二國媵之國三人則夫人與二媵各有姪娣凡九女而天子國媵之數不可考也孔子譏管仲三歸之不儉而不以為不知禮則大夫一娶三女矣士昏禮女從者畢衿玄鄭氏曰從者謂姪娣然則士亦有姪娣也春秋之時衛人晉人齊人來媵伯姬譏三國媵之也左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然國語曰王御不參一族是立明前後自惑也趙氏曰媵不異姓則莒姓已邾姓曹此二國姓至少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禮難行今則不取

致女

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鄭氏曰納女猶致女不親迎則女之

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春秋之時晉韓宣子叔向如楚送女左氏曰上卿及上大夫致之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其辭蓋亦如曲禮云爾

還車之禮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谷風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鵲巢詩曰百兩御之百兩將之何彼禮矣詩曰衣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鄭氏謂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然諸侯夫人百兩御之則特有送之之車而已送車繼又乘之以歸故泉水詩有還車言邁之嘆鄭氏曰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春秋之時齊高固子叔姬有反馬之禮此皆古之遺制也

昏姻之時

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易曰三天兩地

而倚禮記內則曰男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十有五年

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家語曰男子二十

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

而往則自昏矣楊氏曰元氣起於子人之所生也男從子

左行三十女從子右行二十俱至於已古者男三十而

娶女二十而嫁法於此也越語女十七不嫁丈夫二十

不娶父母有罪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

家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

嫁女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孫卿曰霜降送

女冰泮殺內毛氏釋東門之楊曰不逮秋冬鄭氏曰女

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

禮言男三十而娶非必三十也以謂三十不娶則非

也女二十而嫁非必二十也以爲二十不嫁則非也

故家語曰男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

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昏矣譙周亦曰男自

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其

說是也若夫嫁娶之時則詩言迨冰未泮而家語苟

卿皆以冰泮爲期則仲春之月會男女而無夫家者

蓋昏禮殺於正月至仲春則極矣毛鄭釋詩或期以

秋冬或期以仲春皆指一端言之也

禮書卷第六十七

廟制

天子七廟

諸侯五廟

附庸五廟

大夫三廟

適士二廟

官師一廟

廟制

書舜典曰禋于六宗

張鷟曰六宗三昭三穆

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

觀德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辨廟

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祭僕大喪復

于小廟始祖曰大廟高祖以下曰小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廟門容

大高七个闡門容小高三个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商則六廟契及湯而

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而二昭二穆而已正義曰邦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邦必知然者案禮緯稽命徵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

四廟至于孫五高五廟至于孫六鈞命決去唐堯五廟親廟四始祖五禹四

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若王肅則以為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

故聖證論肅雖知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商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哭哭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

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各位不同禮亦異數况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

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

廟又曰遠廟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雖知云祭法遠廟為祧邦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

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雖邦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邦必為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雖王義云案喪服小記王者立四

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商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

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禮也哉漢特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常七廟無虛主禮器

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

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案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本

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

本穀梁說及小記為枝葉韋玄成白虎通為證驗七廟并言玄說為長是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

過五此天子諸侯十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不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

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案周禮唯存后稷之廟不毀昭七年傳云余敢志高圍亞圍注云周人不毀其

廟報祭之似高圍亞圍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立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與大祖之廟而五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大夫三廟一昭一穆

與大祖之廟而三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士一廟謂諸侯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

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

大夫三士一祭法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

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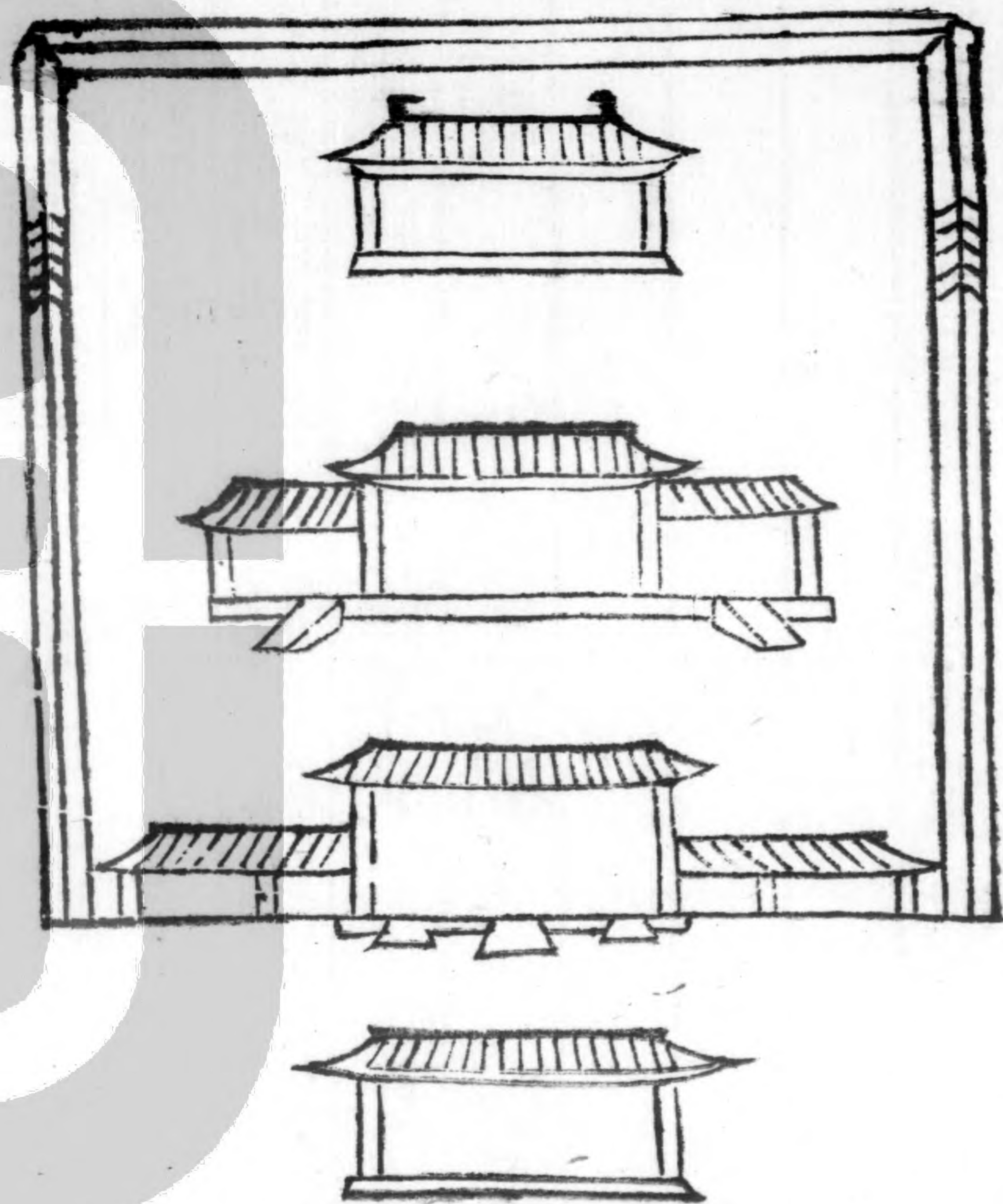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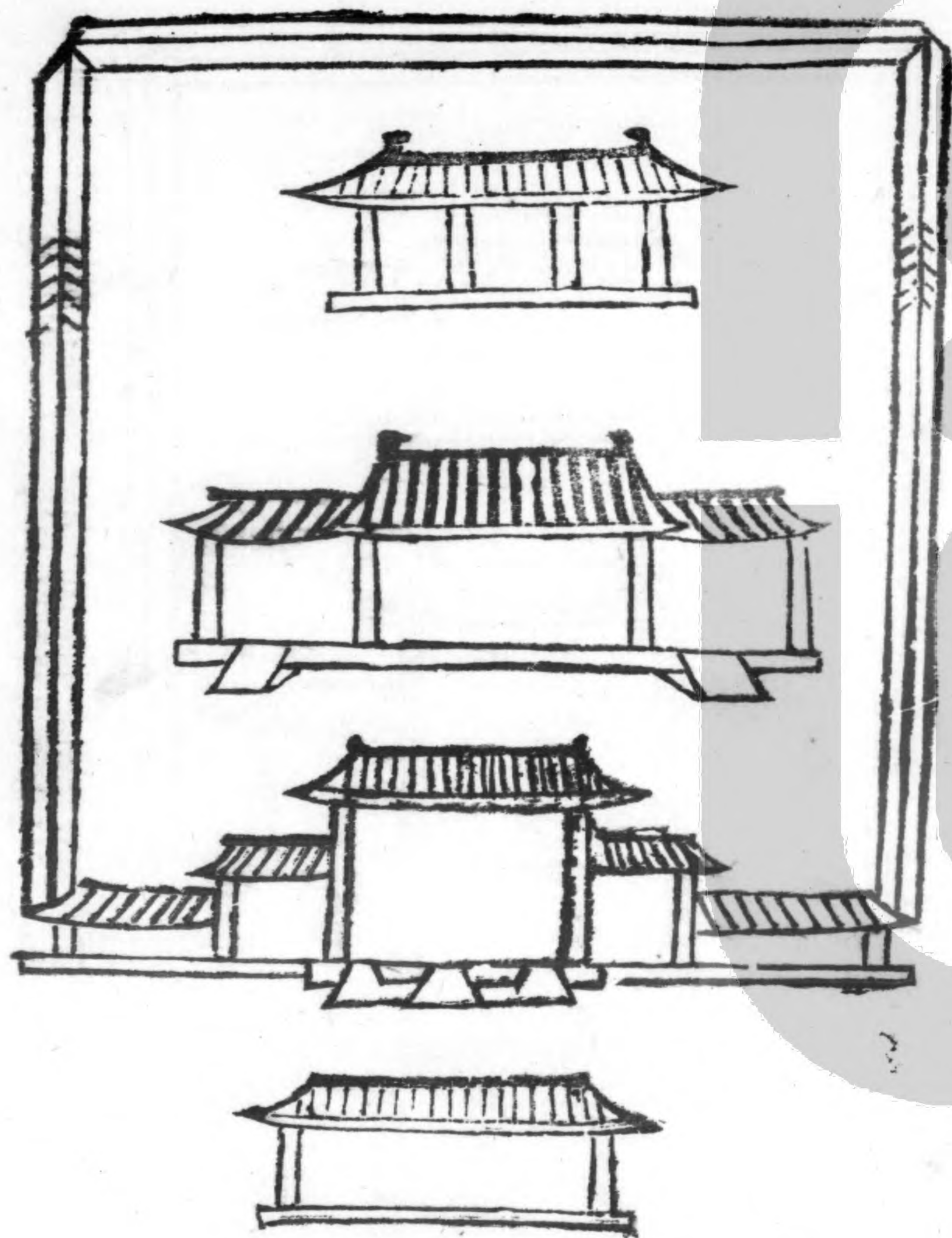
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墀有禱焉祭之

無禱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
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
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
鬼大夫立三廟一壇適十三廟一壇官師一廟小記曰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曾子問曰非禘則七廟五廟無虛主又曰諸侯相見祝史
告于五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
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
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
狹也春秋書震夷伯之廟穀梁曰夷伯魯大夫也因此
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
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
為祖書世室屋壞公羊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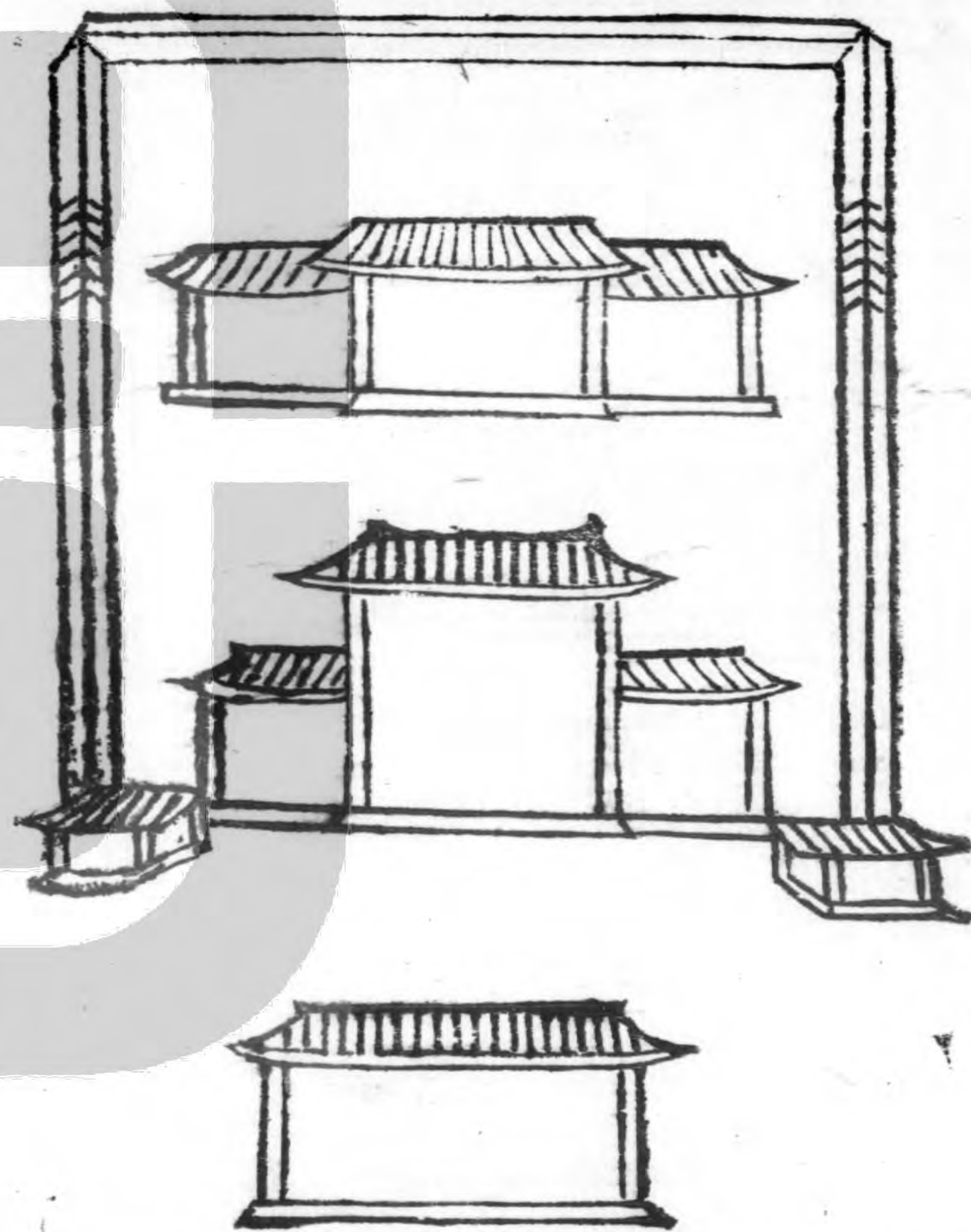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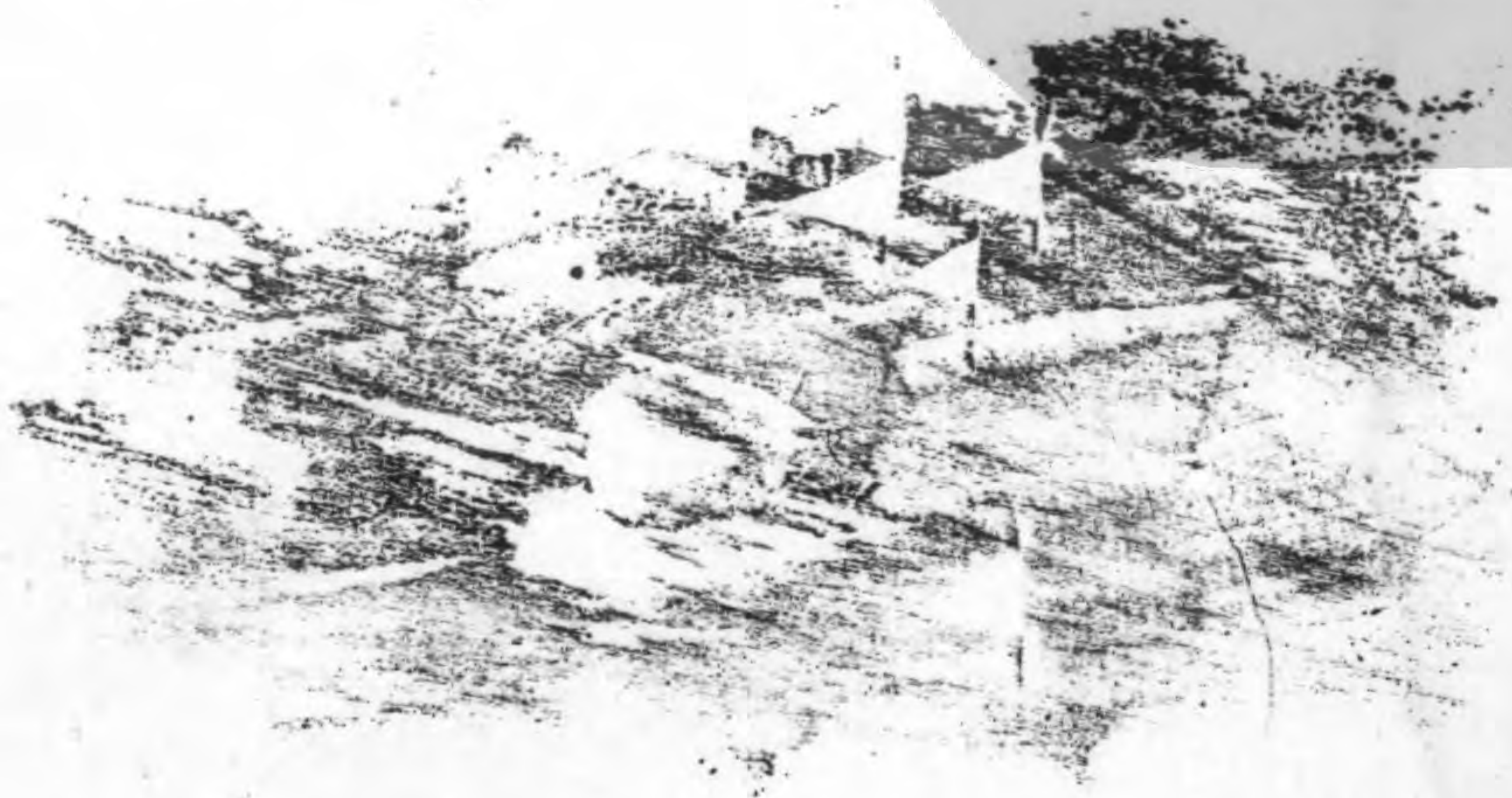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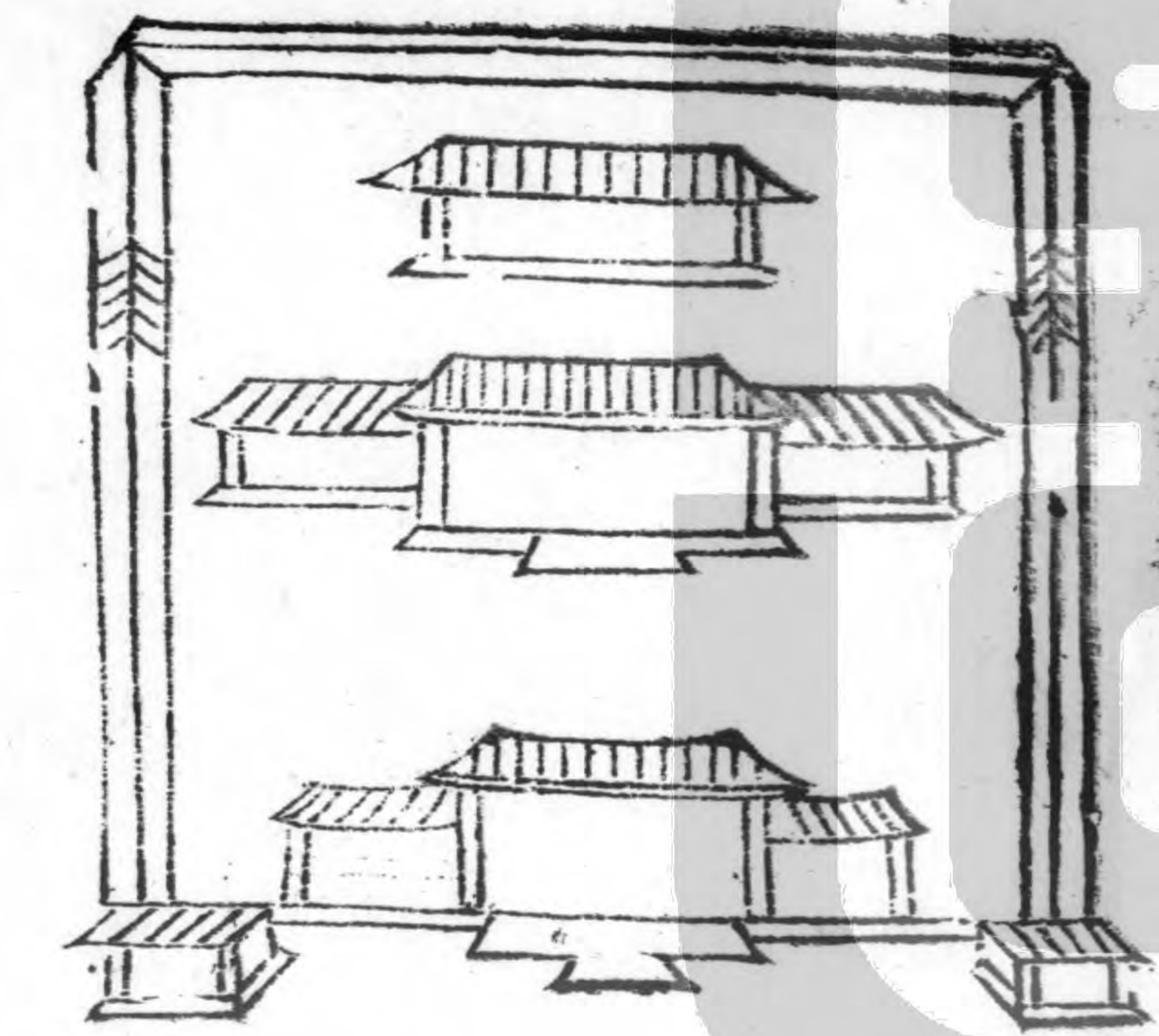
室羣公稱宮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記曰魯公
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家語曰衛將軍文子將
立先君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公廟設
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
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自虞至周所不變也

天子七廟 諸侯五廟 附庸五廟
大夫三廟 適士二廟 官師一廟

天子七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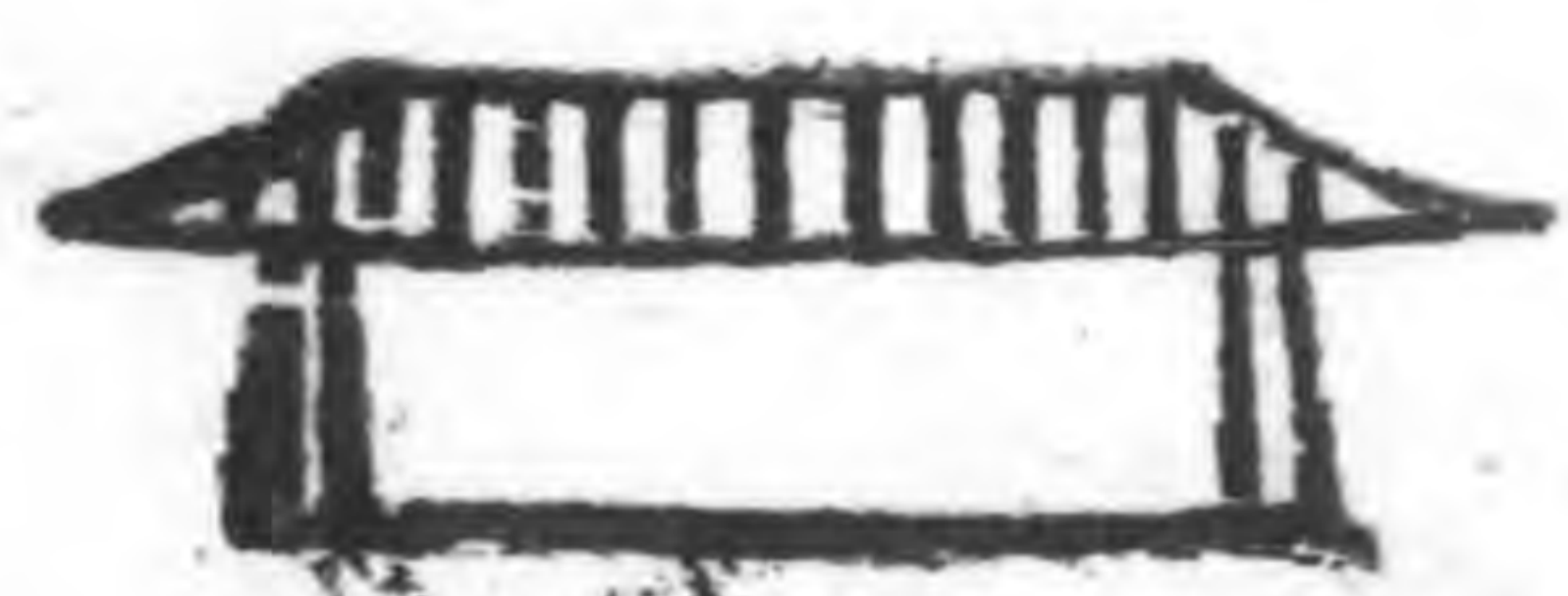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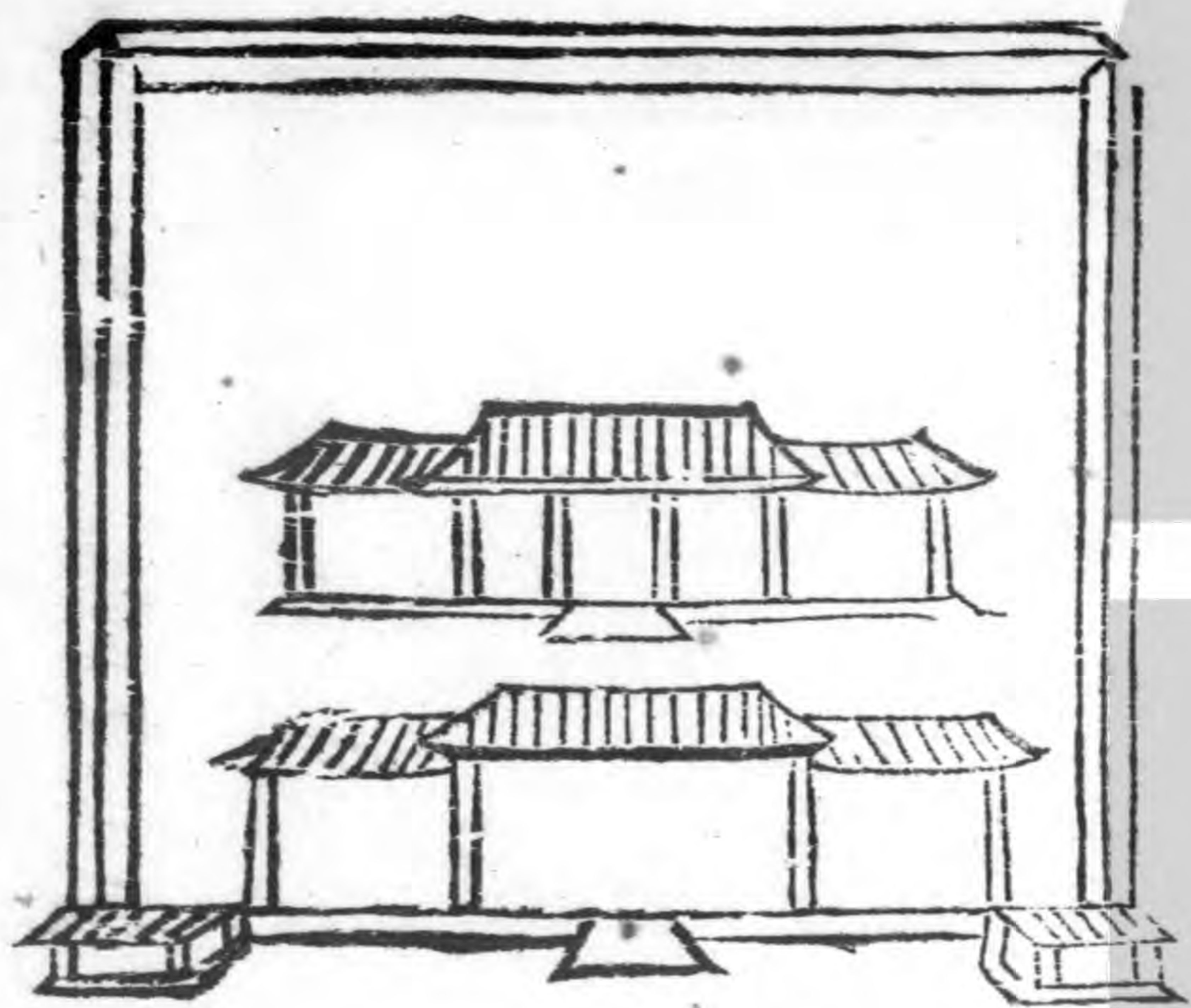


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
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
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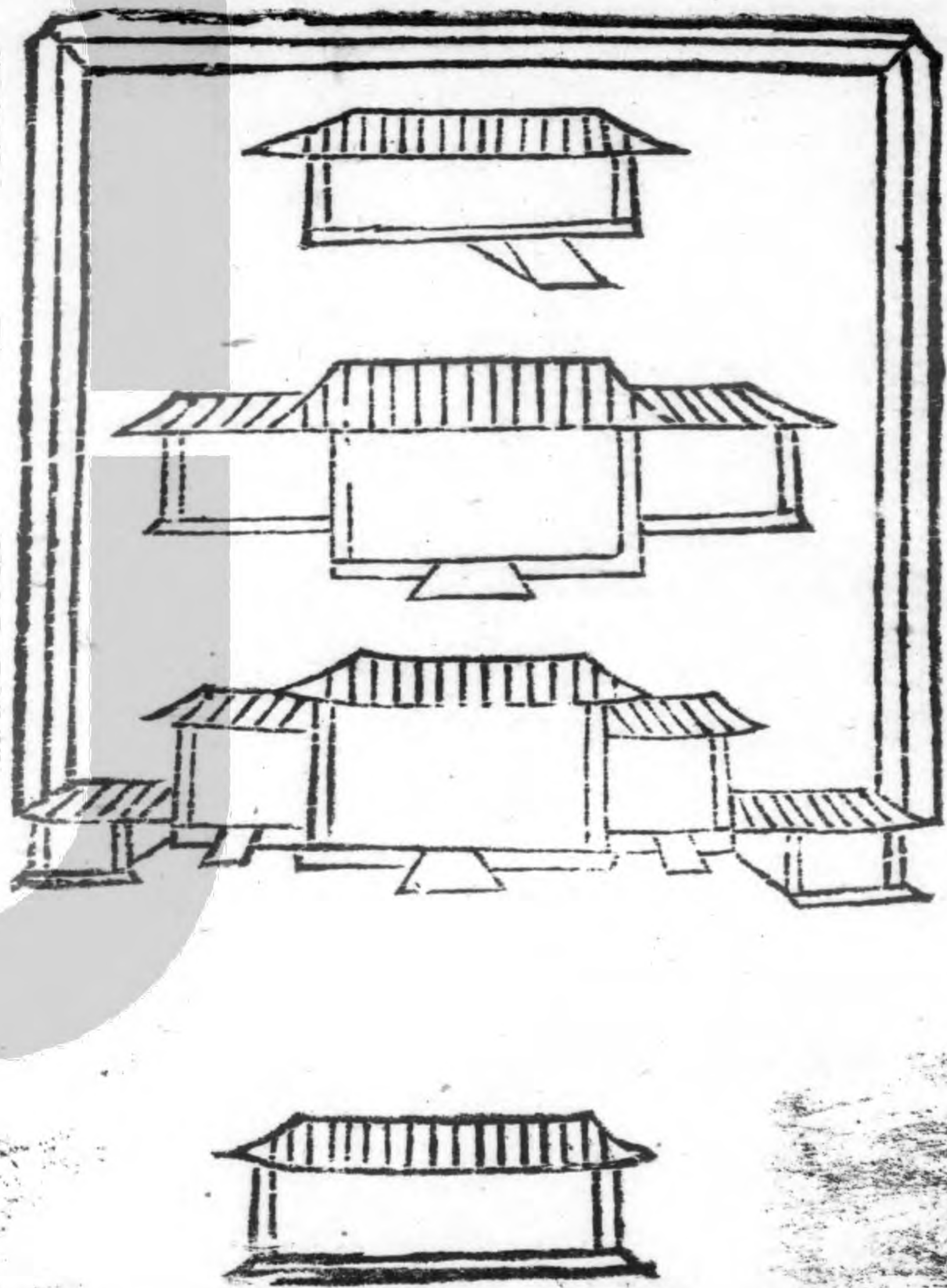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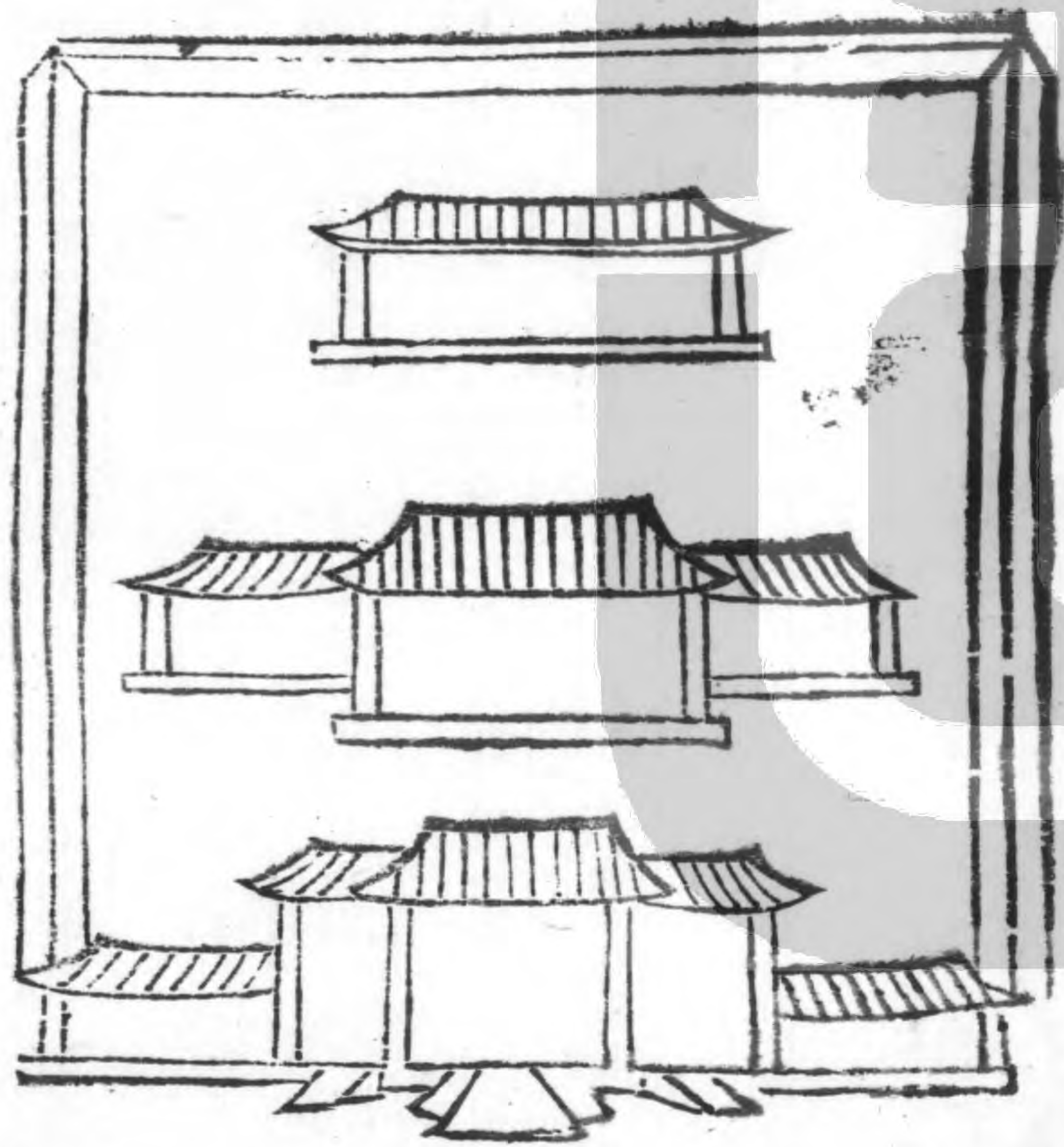


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桃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况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况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礼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且同等尊卑不別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無親之孫上不

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王舜中劉歆論之於漢韓退之論之於唐其言皆與肅同蓋理之所在者無異致也諸侯五廟



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鄭氏
曰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蓋諸
侯不敢祖天子故王之子弟始為諸侯不得立出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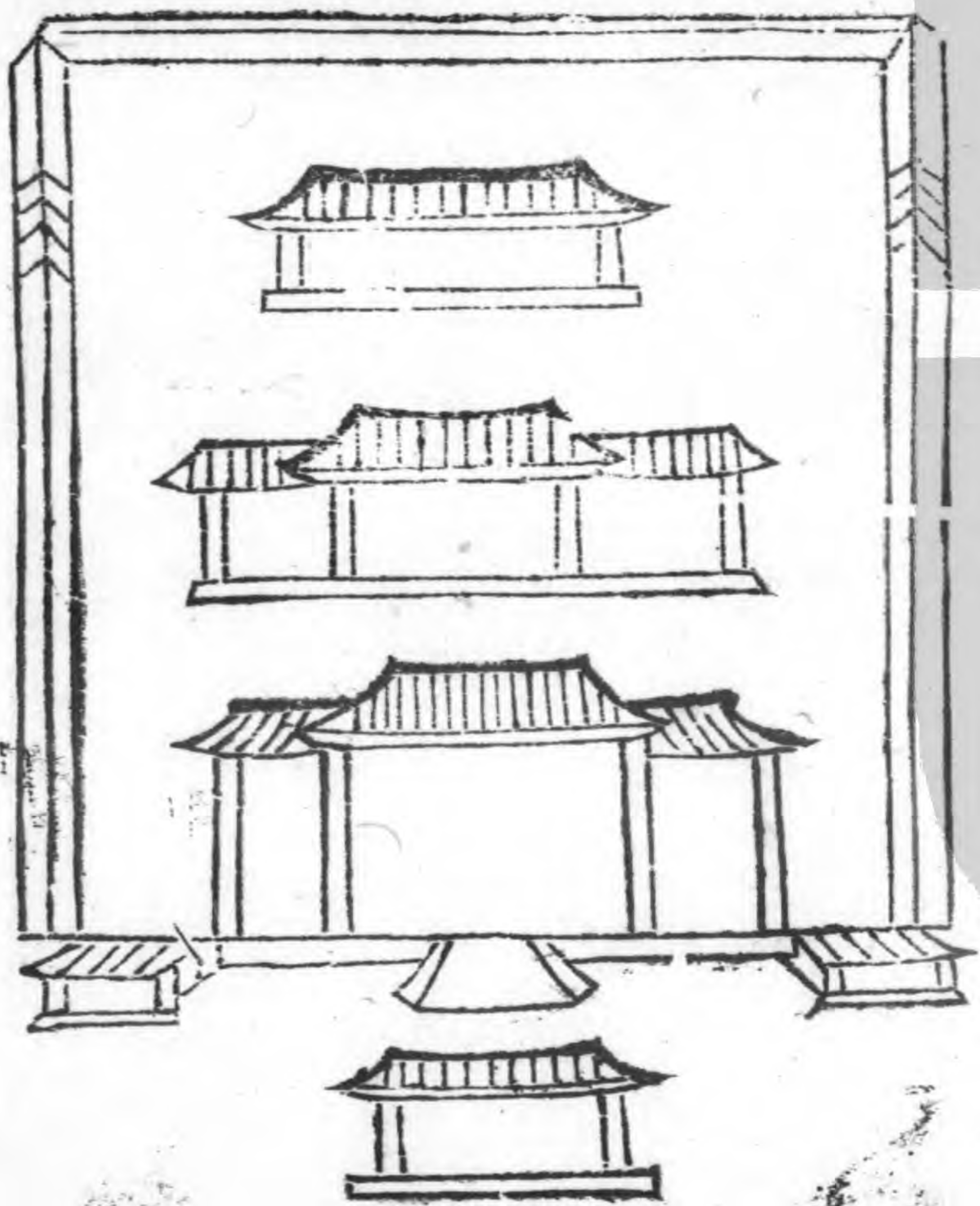
之廟後世子孫祖其始封者而已其或有大功德特命祀其祖先則立廟可也魯有姜嫄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若王者之後始封之君非有功德不可為祖則祖其先代之王者宋祖帝乙是也孔穎達曰若異姓始封如太祖之屬得立五廟從諸侯禮然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諸侯初封蓋亦廟止高祖而已謂得立五廟無是理也王藻曰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而朔祭有牲是月祭及太祖也祭法謂王考皇考月祭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非禮意也穀梁曰諸侯受朔于禴廟其說無據

附庸五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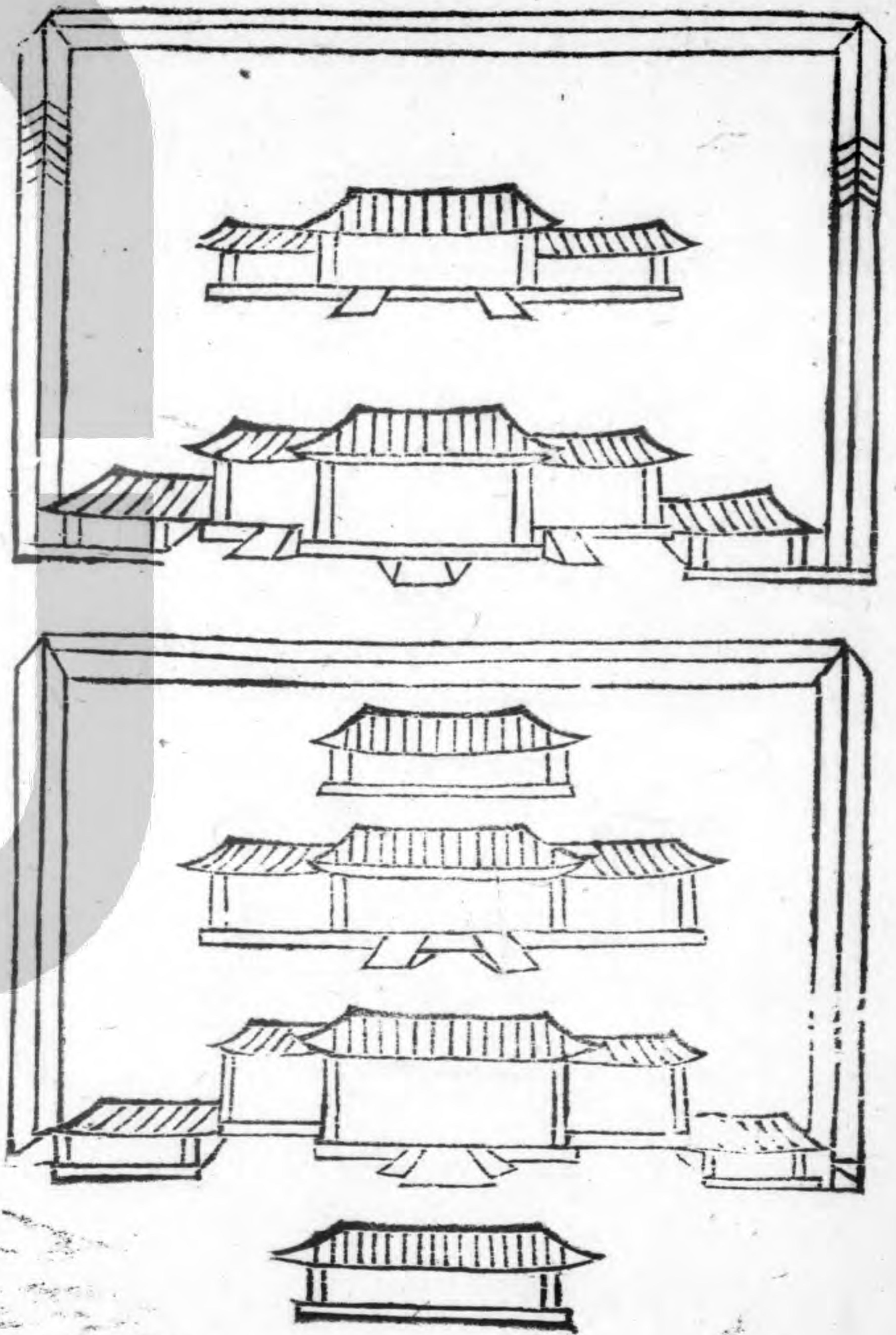
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宮室車旗等衰雖殊其立五廟一也附庸之封雖不能五十里亦國君爾故亦五廟

附庸五廟

春秋書紀季以鄆入于齊公羊傳曰紀季請後王廟以存姑姊妹則附庸之廟與諸侯同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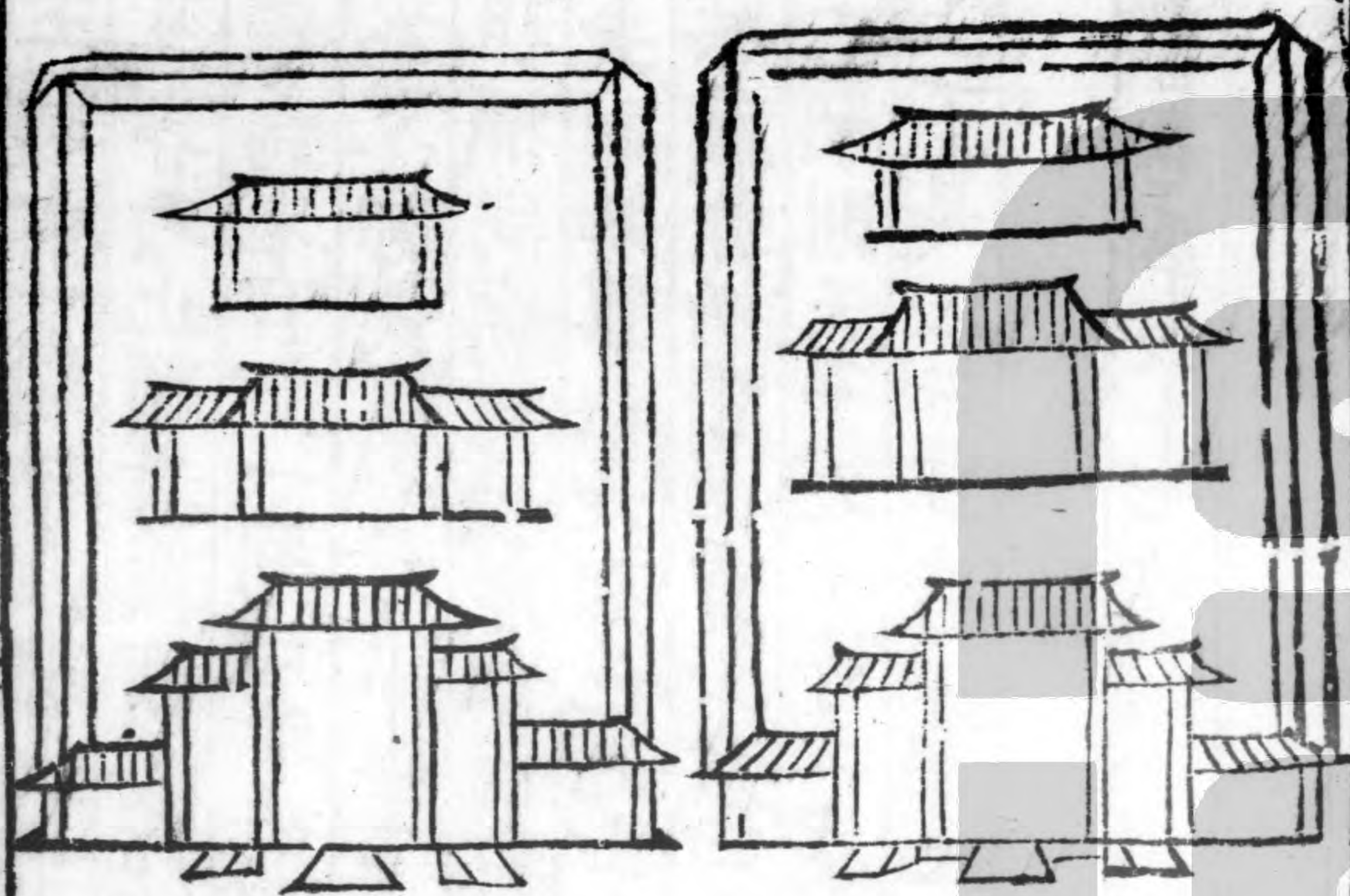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氏曰
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鄭志荅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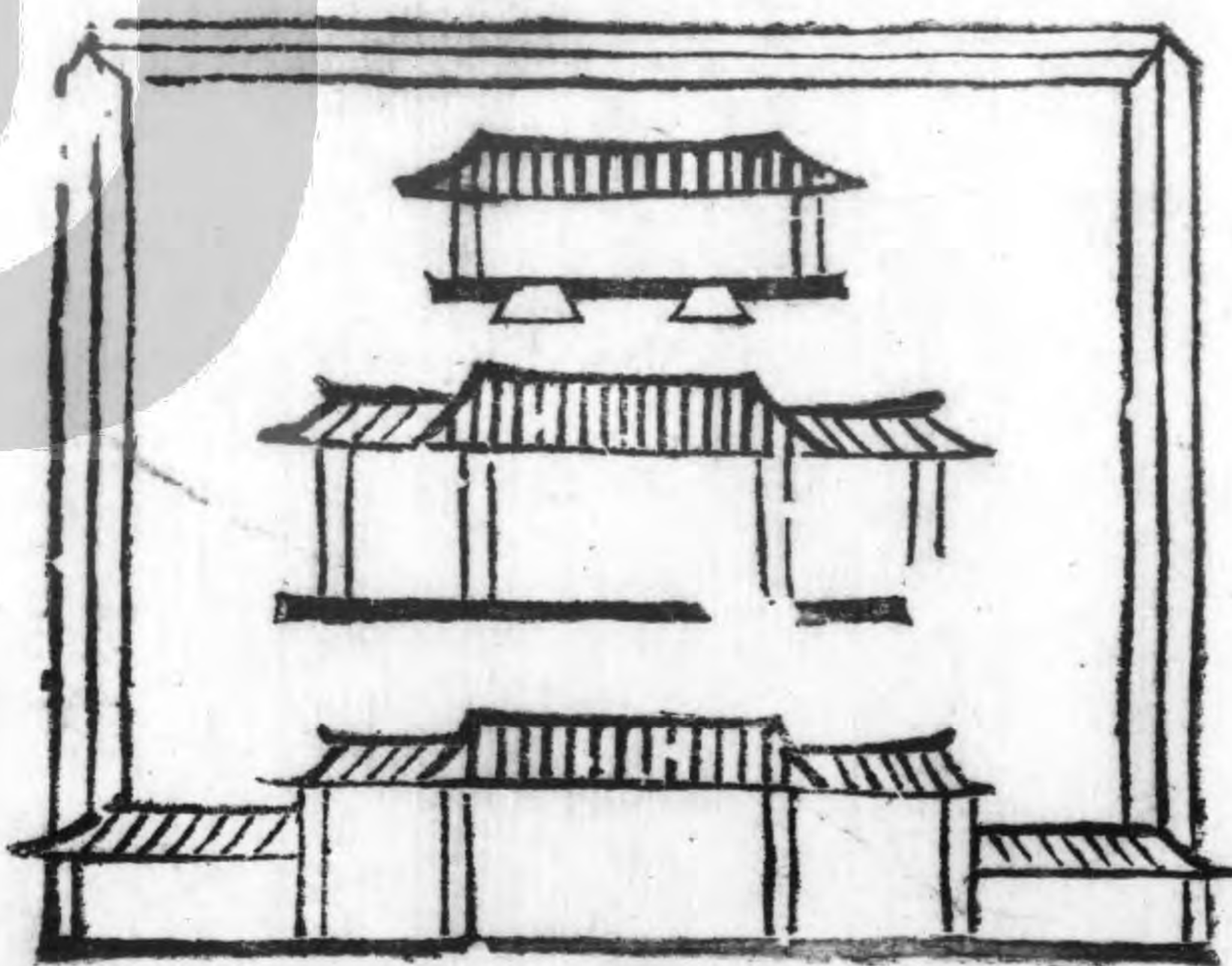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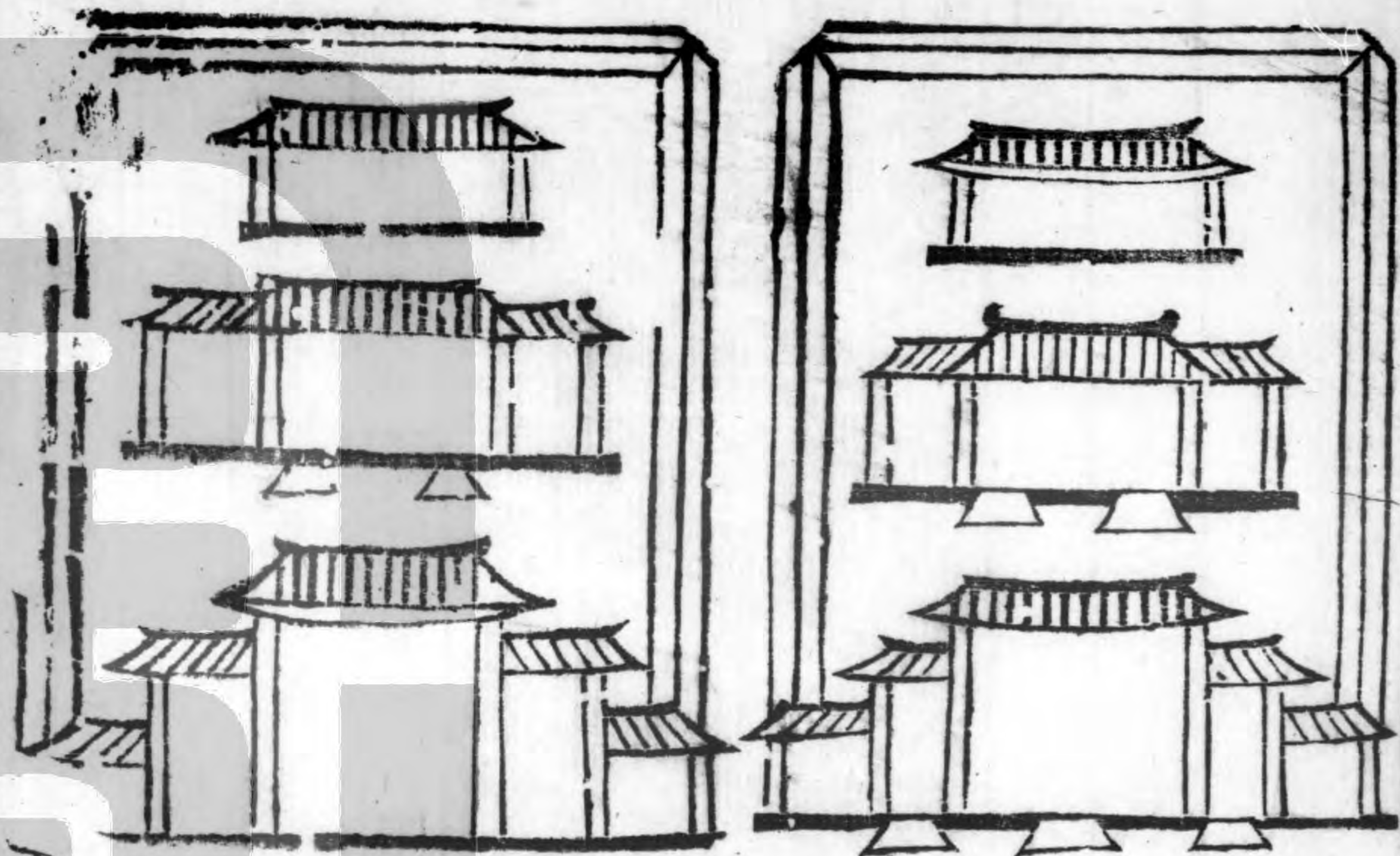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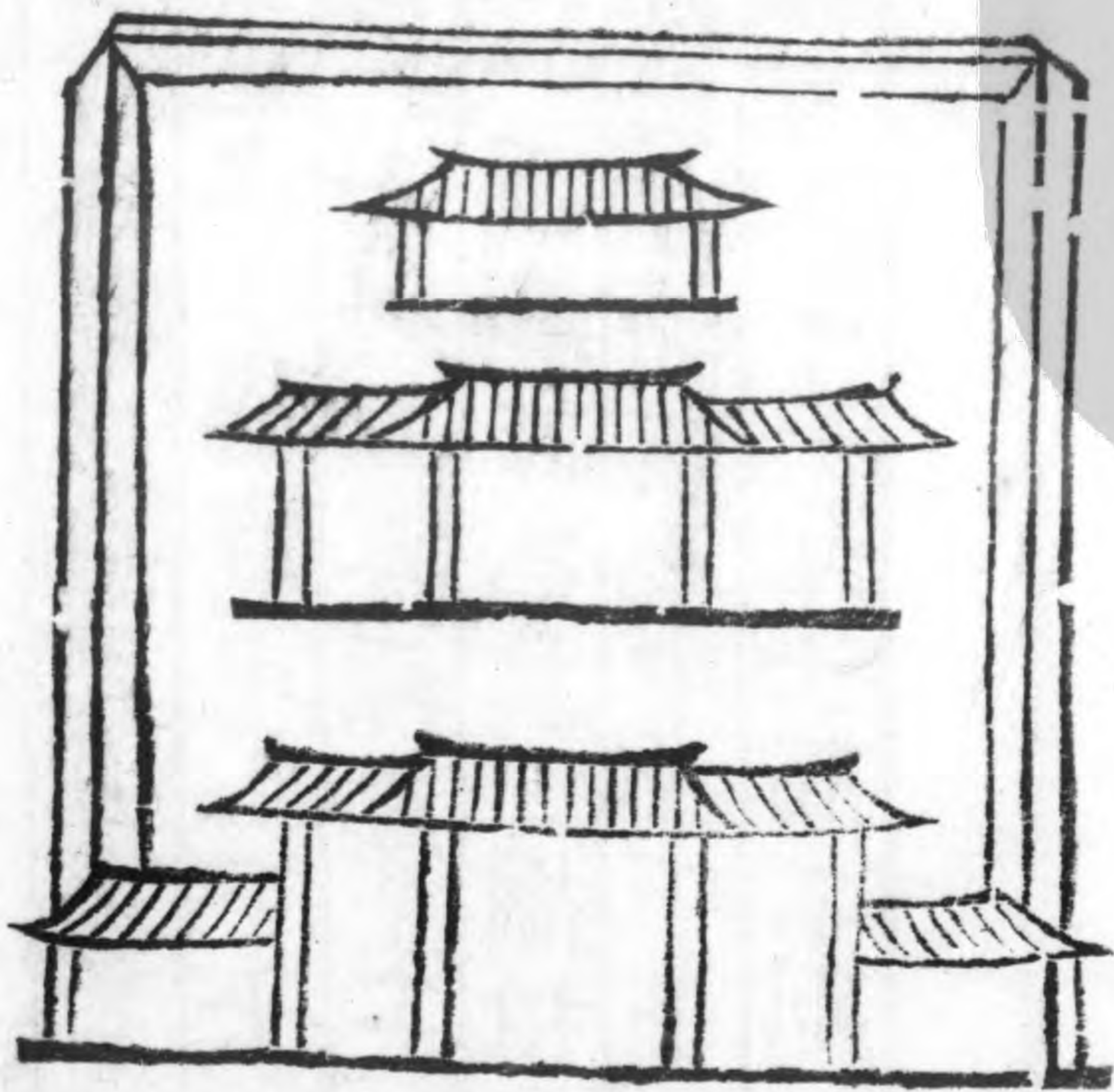
商謂王制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太祖之
廟周制別子為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
祖曾祖三廟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太祖也然左
氏曰大夫有二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
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太祖之廟
常不遷也特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
顯考祖考無廟而鄭氏遂以為周大夫之制誤也孔
穎達曰大夫三廟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卿即大夫也
故春秋殺卿皆曰大夫其三公之廟與諸侯同於理
或然

大夫三廟

通志三廟



官師一廟



王制士一廟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
享嘗乃止顯考無廟鄭氏謂考當作皇考有禱焉為壇祭之去
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
為鬼鄭氏謂官師中士下士也上士異廟中士下士
祖禰同廟然喪服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學士夫
夫則知尊祖是都邑之士立一禰廟而已其曰禰祖
共廟非所聞也賈公彥曰鄭氏言諸侯之中士下士
一廟則天子之士皆二廟禮言八十一元士而不別
上下是以知其皆二廟也

禮書卷第六十七終

禮書卷第六十八

壇

墀

不遷之廟

王者立四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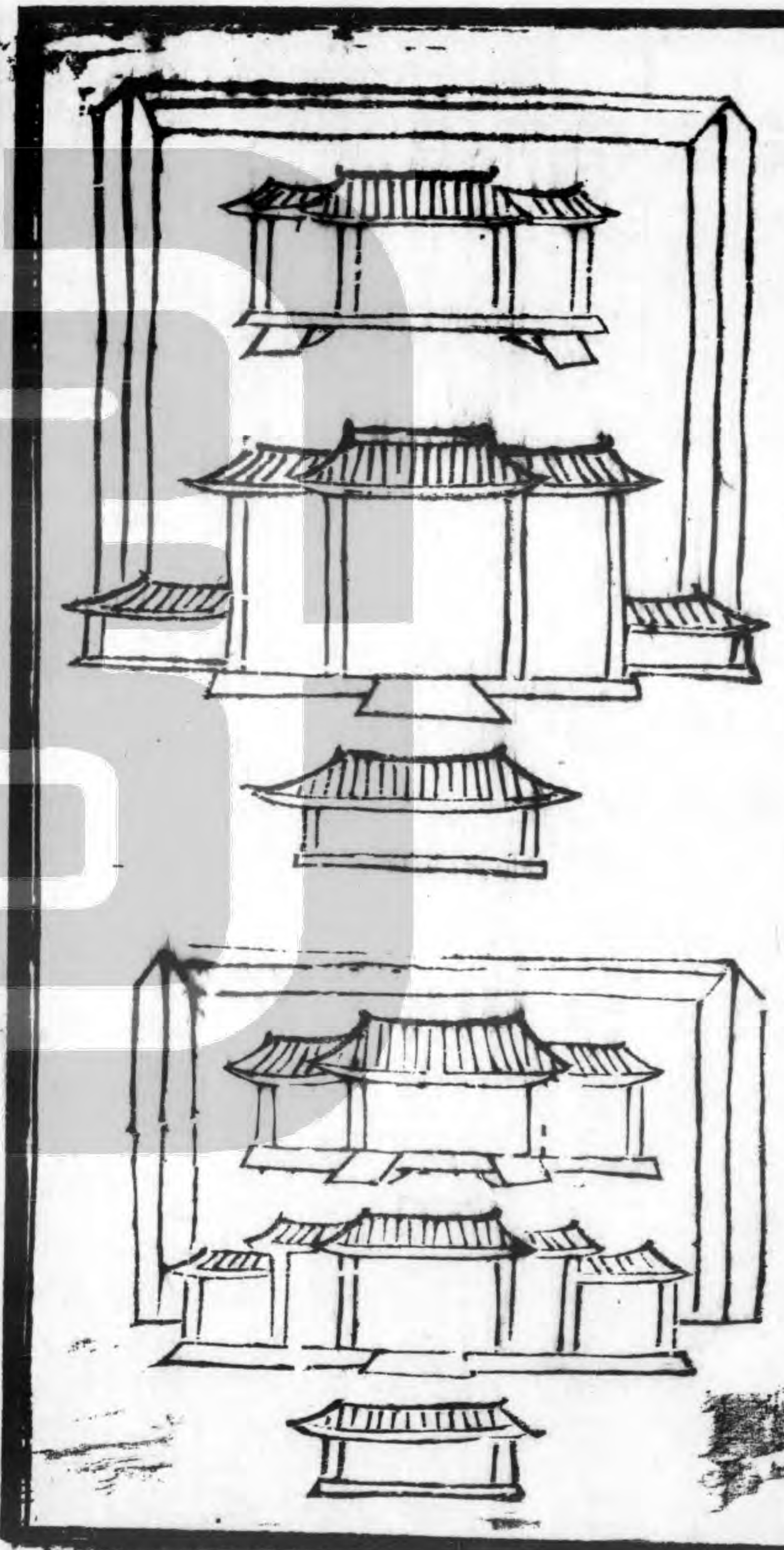
廟位

廟飾

壇

墀

士之無禘祫禮之節然爾鄭氏謂大夫士無木主誤也其言凡鬼薦而不祭賈氏申之謂大夫之鬼薦於太祖壇士之鬼薦之於廟此尤無據不遷之廟



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柝僖乎以為柝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故天災之其言雖涉於恠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德宗功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

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
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
曰遠廟為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為
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為祧所謂先君之
祧是也鄭氏以祧為超去之超誤矣既曰超矣又以
文武為不毀之祧何耶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
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庶之非
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豐功懿德不著於世自武至
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矣春秋成公六年二月立武
宮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氏曰季文子以鞏之戰
立武宮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
武宮立於成公之時歷襄及昭積世不毀故記史得
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王者立四廟

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
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何也韋玄成曰王者禘其祖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
以其祖配不為立廟親盡也然則玄成以禘為祭天
固不足信以立四廟為始受命而王者於理或然蓋
始受命而王者不必備事七世故立四廟止於高祖
而已其上親盡不祭可也庶子王亦如之者禮為人
後者為父母期公子為後為其母孫祭於孫否蓋為
人後者雖受重於所後而不廢父母期公子為後雖
受重於君母而不廢其母祭則庶子為王雖有正統
之七廟其可輒廢祖考之祭乎於是自立四廟以視
始受命而王者所以著其不忘本也昔漢宣帝以從

孫繼昭帝患昭穆之體一也於是立悼皇考廟以當一代之穆而王舜中劉歆以為孝宣以兄孫繼統為孝昭後考廟固不當立累世奉之是兩統二父也然宣帝以悼皇考當一代之穆固不合禮若特立廟乃庶子王之所當立者謂不當立誤矣

廟位

周官小宗伯禮記祭義皆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蓋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何休曰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上尊尊無據陰故社稷皆北嚮陽故宗廟皆南嚮君祭社南嚮於北墉下而薄社亦北墉則社稷北嚮可知廟所以象王之朝而朝必南面則廟皆南嚮可知聘禮賓入大門內公揖入每門每曲揖然後及祖廟司儀諸公相為賓及將

幣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然後及廟賈公彥曰賓大

門東行至廟

考之於禮諸侯之廟在闕門內先儒皆謂在大門內

其間有每門者諸

侯五廟祖廟位居中東二昭廟西二穆廟各有門門之兩旁有墻墻之中夾通門則祖廟以西閣門者三東行而歷三門及至祖廟則廟皆南嚮矣廟皆南嚮而昭南面穆北面者禘祫之位也晉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為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蓋其所傳聞者異也

禮書卷第六十九

大寢小寢

廟飾

寢廟薦新上下

庶人祭於寢

昭穆

大寢小寢

詩曰弈弈寢廟又曰寢廟弈弈周禮隸僕掌五寢之掃

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大喪復于小寢大寢鄭氏曰五寢五

子七廟唯桃之寢詩曰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爾雅曰室有東西廂

曰廟無東西廂曰寢左傳曰氏有寢廟又曰子大叔之

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月令曰乃脩闔扇寢廟畢備

詩曰寢廟弈弈鄭氏釋周禮謂寢廟繹繹相連貌也

蓋古詩之文或作繹繹又春秋之時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此古者前廟后寢之遺象也漢自明帝詔遵儉約無起陵寢藏主於世祖廟更衣自此魏立二廟文武之高祖處土曾祖高皇大皇帝共一廟考太祖皇帝特一廟晉宋齊隋及唐皆一廟異飾非古制也

廟飾

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山節刻楹盧為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為藻文也復廟重

屋也重檐重承壁也刮摩也鄉廟屬謂夾戶窻也春秋書丹淵聖宮楹刻淵聖宮楠穀

梁謂天子諸侯黝聖大夫蒼士黹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楠斲之龍斲之加密石焉晉語書大傳皆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加密石焉諸侯之

楠斲之龍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斲之蓋後之也傳曰大夫達椽士首本刻

楠非正也天子之楹刮之而飾以黝聖天子之楠斲

之加密石而無飾黝黑飾也聖白飾也爾雅地謂之

黑墻謂之聖穀梁之言黝聖則楹而已范甯以黝聖

為黑飾誤也子貢觀魯廟之北堂問於孔子彼皆斲

耶匠過之耶孔子曰非無良材也蓋在貴久也魯廟

如此則天子之廟可知矣後世禮廢趙文子之室斲

而龍斲之僭於諸侯臧文仲管夷吾山節藻梲又僭於

天子

寢廟薦新上

檀弓曰有薦新如朔奠重新物為之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

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用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

曰四之日其蚤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郊

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

薦寢廟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宗也季春天子始乘舟

薦鮪于寢廟進時孟夏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之

新氣尤盛以彘食之仲夏天子乃以雞嘗黍羞以含桃先薦

寢廟含桃櫻桃也孟秋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天子必親往視淵明

索少儀未嘗不食新嘗謂薦新物周禮獻人春獻王鮪王鮪之

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詩七月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乃獻羔開冰先

薦寢廟潛詩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儀

禮士喪禮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有薦新如朔奠

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既夕禮朔月若薦新

不饋于下室以其勢莫有黍稷也漢惠帝時叔孫通者曰古者有春

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遂獻宗廟諸菓之獻由此興魏

初高堂隆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

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

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

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

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

禮也後魏詔曰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士薦以仲

月漢舊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元成傳以

為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自漢至隋唐因仍其失

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章形五禮精義所說但設

神座後漢詔書亦以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執或

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自今當奉祠陵寢皆

須時乃上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

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有司先送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

務令潔淨仍以滋味與新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

一人奉薦太廟有司行事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

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

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其誠敬而已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者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月令雜記秦禮秦出寢於陵則月令所謂寢廟豈皆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外事之兆有典祀掌廟有守祧掌寢有隸僕故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黜役于司隸而役之守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鄭氏曰廟祭此廟也隸僕祭祀脩寢祭義孝子將祭宮室既脩墻屋既設百物既備然後夫婦齊戒又曰孝子將祭以脩宮室以治百事祭祀脩寢則薦新蓋亦脩焉觀詩序言薦魚獻鮪而詩言以享以祀月令言以共寢廟之祀則薦新亦謂之祀也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隸僕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廟也大寢始祖之寢也復於廟則小廟而已於寢則及大寢者以廟嚴於寢故也

寢廟薦新下

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此薦新之大略也漢及隋唐薦新不出神主章形五禮精義言薦新但設神座鄭氏釋玉制謂大夫士祭以首時然祭以致礼有常月薦以仲月祭以致孝而無常時周礼王者享烝之畋皆在仲月是祭有常月也月令王者薦新或於孟月或於仲季唯其時物而已是薦無常時也魏高堂隆謂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月則四時之祭也其仲月季月薦新之祭也豈非惑於鄭氏之說然耶漢舊儀嘗韭之屬

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元成傳以為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唐礼使太常卿一人奉薦新物有司行事然薦非盛禮一之於廟失之太瀆有司行事失之太輕既夕禮朔月薦新不饋于下室檀弓亦曰薦新如朔奠古人之重薦新如此則躬薦可知庶人祭於寢

王制曰庶人祭於寢

寢適也

又曰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

薦黍冬薦稻韭以如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庶人無常物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曾子問曰無祿者糴食祭法曰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庶士府史之屬凡鬼薦而不祭

楚語曰庶人有魚炙之薦藟豆脯醢則上

下共之

以多少為差也

不羞珍異不陳庶後又曰庶人食菜祀以

魚又曰士庶人舍時

庶人之死曰鬼寢而不廟薦而不祭故春薦韭夏薦

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如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取其與新物相宜而已國語曰庶人有魚炙之薦而不及豚鴈者舉其所易者言之也然言庶人舍時則与王制異矣古之貴者有正寢有燕寢正寢在外燕寢在內然則庶人祭於寢蓋亦在外之適寢故聘礼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鄭氏曰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寢所以館士則在外可知

昭穆

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小史大祭祀以書叙昭穆之俎蓋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曰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此之謂長幼有序又曰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
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而群
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疎之殺仲尼燕居
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
昭穆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
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
人道竭矣喪服小記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
而祔必以昭穆雜記曰士不祔大夫祔大夫之昆弟
無昆弟則從其昭穆婦祔於其夫之所祔之妃
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
亦從其昭穆之妾士虞禮記曰明日以其班祔春秋書
大事于大廟躋僖公穀梁曰先親而後祖逆祀也逆祀

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君
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國語曰夏父弗忌爲
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
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
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疎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
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
恐其踰也弗聽遂躋之左傳宮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
之昭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富辰曰管蔡邲霍文之昭也
邠晉應韓武之穆也曹侯曰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
唐叔武之穆也記曰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
後者從祖祔食劉歆曰孫君王父之處正昭穆則與祖
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張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

穆穆順也社佑曰太祖於室中之奧西壁下東面太祖
之子南面為昭次之昭之子北面相對為穆張純曰元
始中禘禮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面父子不並坐
父以明察下故曰昭昭如字晉諱昭字音韶子以敬事上故曰穆
宗廟有迭毀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傳言大王
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
不可易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
昭穆為左右北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曰卒哭
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
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
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庶穆與
穆庶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
序以昭穆此合

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
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其制蓋祖廟居
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耶則毀昭廟始
死者穆耶則毀穆廟昭與昭為列而無嫌乎子加於
父穆與穆為列而無嫌乎父屈於子猶之賜爵也子
與祖齒而無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無嫌乎尊者
後猶之立尸也子無嫌乎南面而坐父無嫌乎北面
而事之則昭穆之不互易不足恠也先儒謂周藏先
公木主於后稷之廟先王木主穆在文王廟昭在武
王廟於理或然

禮書卷第六十九終

禮書卷第七十

虞主

吉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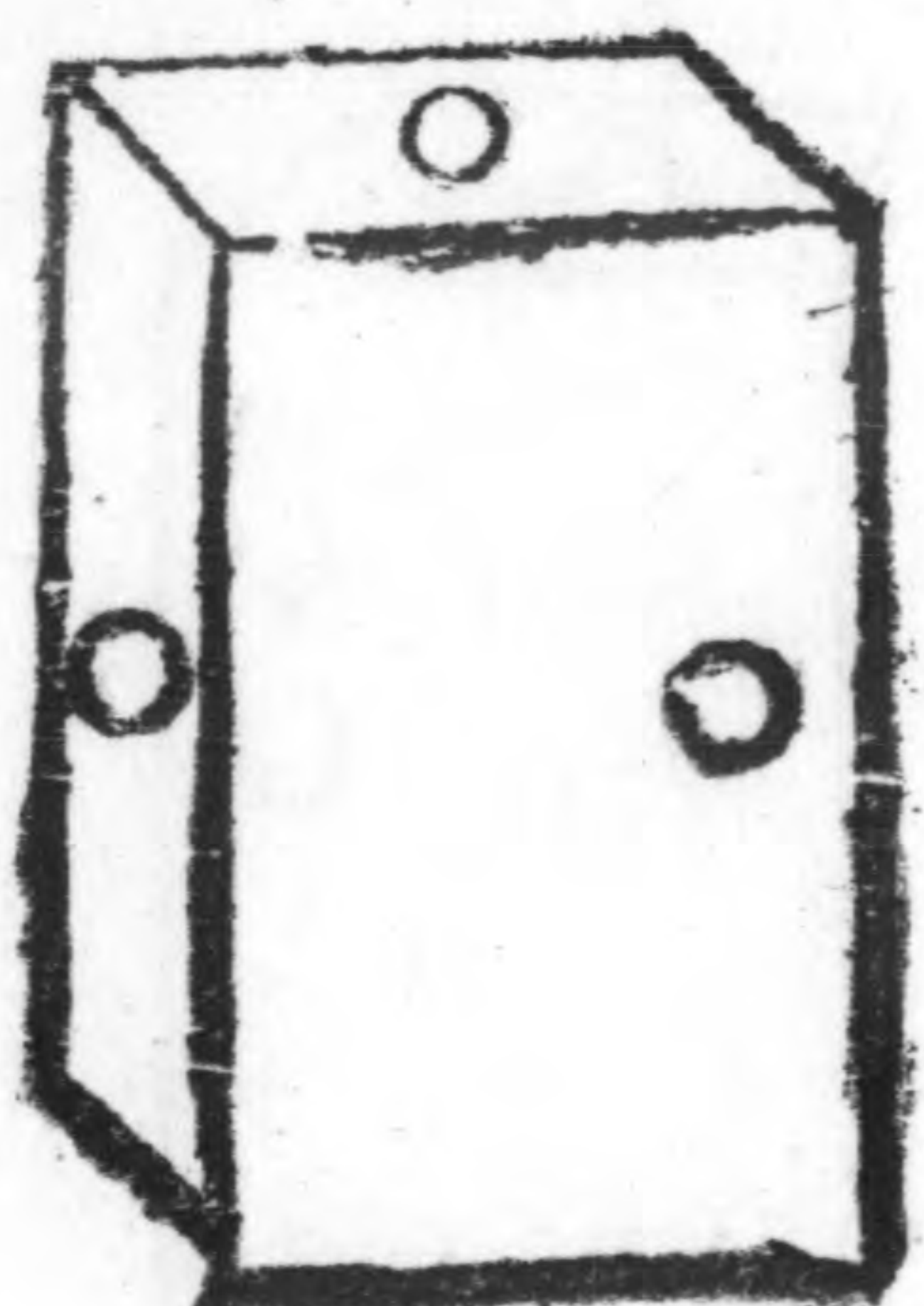
師行載主

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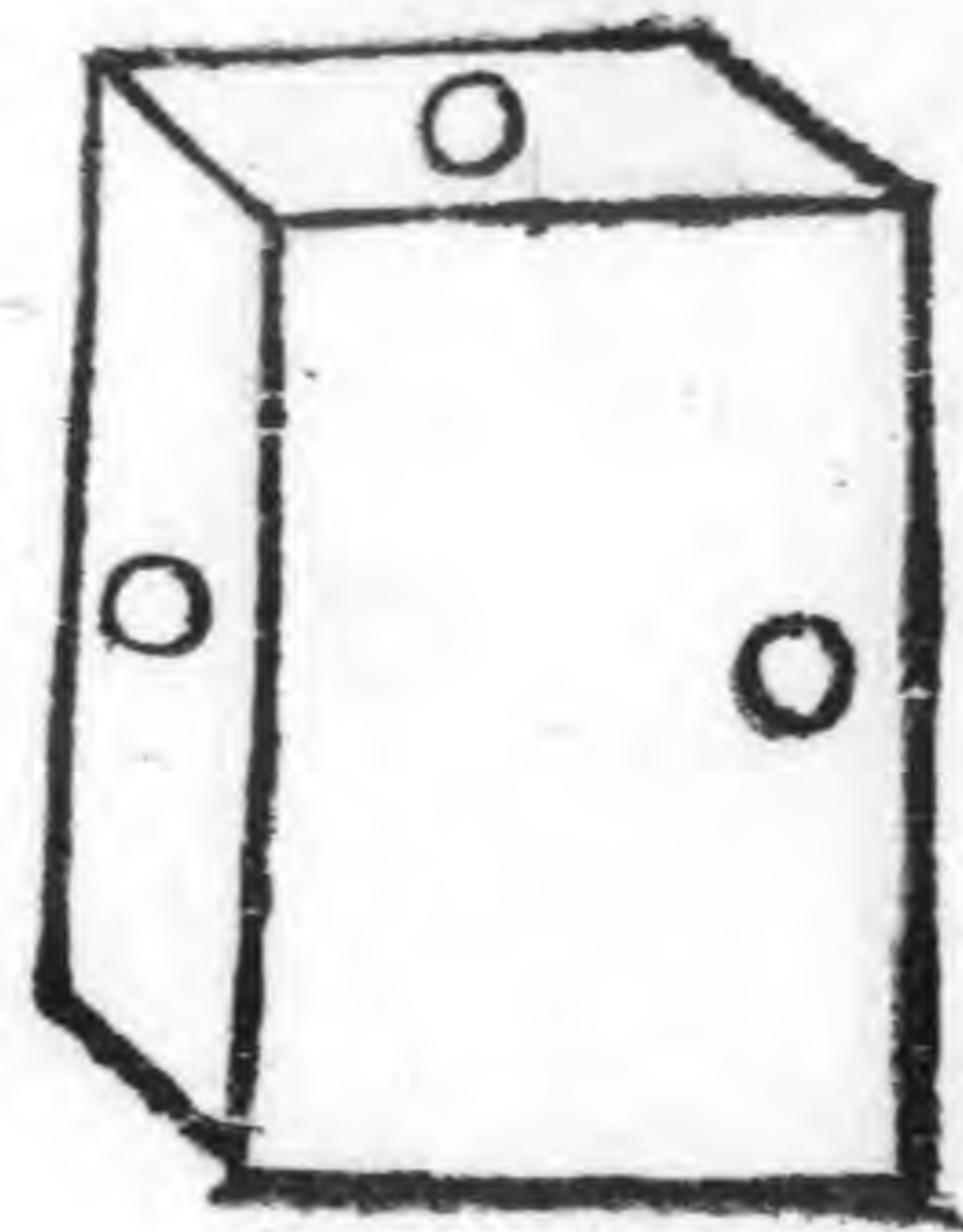
匱

坵

虞主



言主



周禮守桃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鄭氏曰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

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

司巫祭祀則共匱主

杜子春曰匱器名主謂木主也主先匱者

共主以匱賈公彥曰以匱器盛主來向祭所大祝取得匱主器即退擊虞決疑云石函中笥以盛主者也

禮記曲禮曰措之

廟立之主曰帝曾子問曰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昔者齊桓公亟

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

始也又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崩薨與君去

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崩薨則祝

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

其廟

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祫之祭名也

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

主以從禮也

鬼神依人者也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

必蹕檀弓曰重主道也商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郊特

牲曰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枋坊記曰祭祀之有尸也

宗廟之有主也示民之有事也春秋書作僖公主左傳

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公

羊曰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

何休曰王狀正方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

一尺主者曷用虞主用桑

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糝所以副孝子之心

練主用栗

何休曰練理虞

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商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柏猶迫也栗猶戰慄謹敬貌士虞記曰桑主不文書主皆刻而謚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

栗者藏主也

藏于廟室中質家藏于堂

作僖公主譏不時也穀梁曰立

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

有時日有練焉壞廟

正義曰縻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於四壁燔中去

地六尺一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范甯皆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為衛氏異也白虎通云藏之西壁其說與衛氏同

春秋書躋僖公穀梁曰禘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左傳曰典司宗祏又曰孔

惺反祏於西圃

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正義曰宗祏者於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

室祏字從宗神也

鄭氏注士虞禮曰凡祔已復于寢如既禘主反其

廟練而後遷廟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

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許慎五經異義曰大夫士

無主大夫結帛依神士結茅為菽大戴禮五經異義公

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以備火災魏高堂隆曰正廟之主

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

漢儀藏主於室中西墻壁墼中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

設坐於墼下韋玄成等議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

上廟主宜瘞園孝惠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脩奏

可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墻壁墼

中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

寸上林給栗木晉志元帝神位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

者十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

以準遠廟漢元帝時親盡之廟主瘞於園晉尚書符閭

太廟制度南向七室北向陰室復有七帝后神主應共

處七室坎中當別處陰室依禮處上太常賀循上曰按

后配尊於帝神主所居宜同東晉元帝江左建廟主明

帝之代有坎室者十也恭帝時廟坎室十八唐會要正

觀二十三年許敬宗奏言皇祖洪農府君廟應迭毀按

舊儀漢丞相韋玄成以為毀主瘞埋但萬國尊饗有所

從來一旦瘞藏事不允愜晉博士范宣意欲別立廟宇

奉征西等主安置其中方之瘞埋頗叶情理然事無典故亦未合儀又議者言毀主藏於天府按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準量去祧之外猶有壇墠祈禱所及竊謂合宜今時廟制與古不同共堂別室西方爲首若在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祈禱則祭未絕祈享方諸舊議情實可安洪農府君廟遠親殺詳據舊章禮合迭毀臣等叅議遷奉神主於夾室本情篤教在理爲宏從之開元禮義鑑曰藏主合在何處按五經異義云藏主於廟西壁中備水火之災必在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又曰藏主何故於室中江都集禮云太祖室北壁中堂上無藏主處故於室中也唐志禮部奏准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二間高宗室第三間中宗室伏以睿宗皇帝祧遷

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準江都集禮古者遷廟之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今請於夾室北壁以西爲上置睿宗皇帝主右室制從之

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曰喪主於虞吉主於練特左氏曰凡君祔而作主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然人子之於親不忍一日使無依焉故始死依以重既葬依以主重埋則桑主作桑主埋則栗主立豈有既虞卒哭不存其象俟祔而后爲之乎然則左氏曲禮之說蓋曰作主將以祔廟非祔而后作之也先儒謂既祔主反其寢大夫士無主以幣告然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荀卿曰喪事動而遠故將喪而既祖柩不可反孰爲將祔而既餞主可反乎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尸神象也大夫士有尸孔悝大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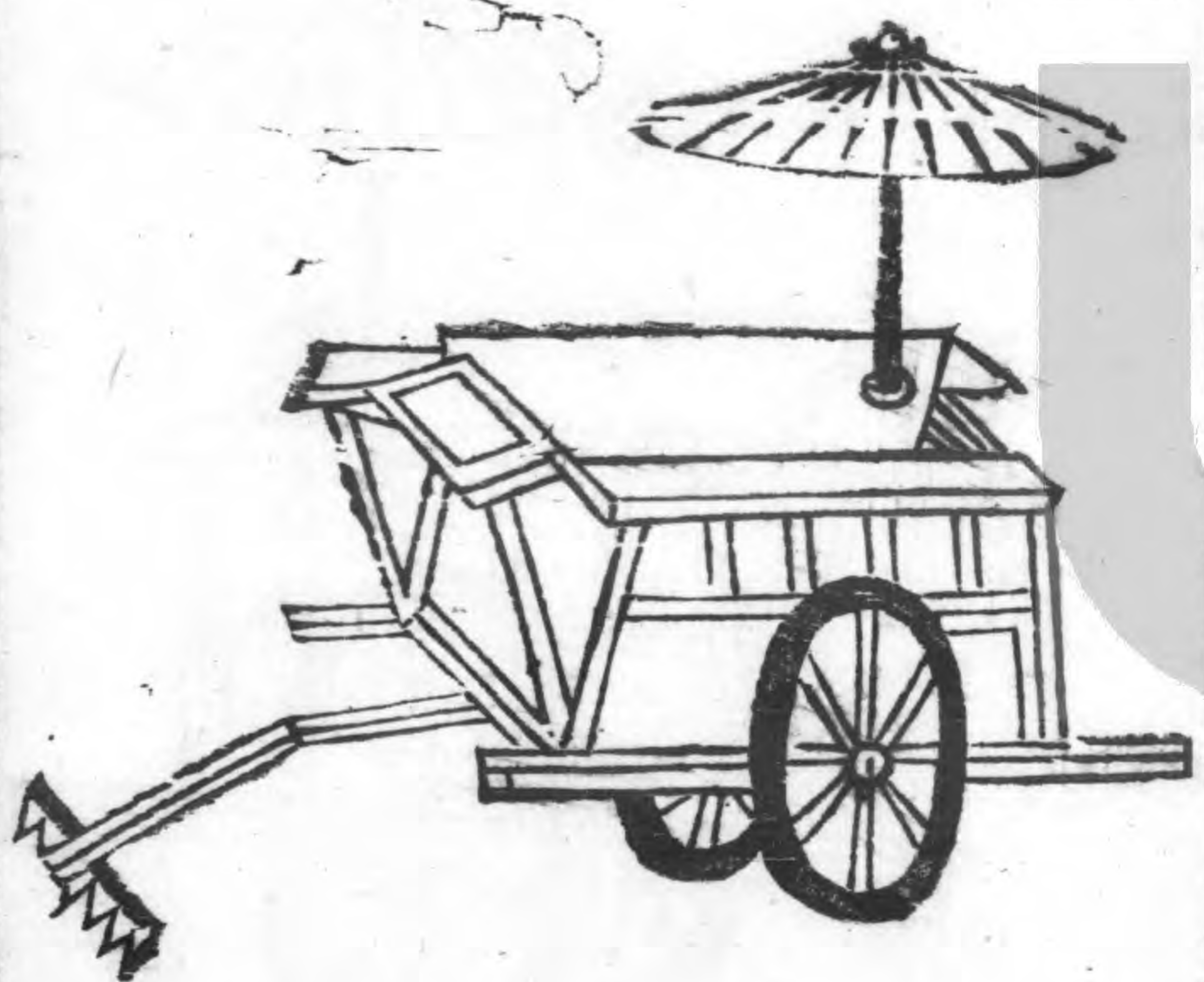
去國載柩孰謂大夫士無主乎

徐邈王澤之徒皆曰大夫士有主特知康成詩值謂大夫士無

主主之制不見於經何休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桑主不文士皆刻而謚之衛次仲曰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漢舊儀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帝主長九寸其制雖不可考然正廟之主各藏其室西壁之中廟遷之主藏於大室北壁之中去地六尺一寸大戴禮五經異義江都集禮傳述皆然蓋有所授之也自東漢迄隋唐宗廟之制與古不同而遷主所藏或在西儲或在西夾室其正廟之主雖各藏廟室西壁之中而帝后別為石塹非禮意也按少牢饋食藏歲事于皇祖必以其妃配其氏故同几共牢一尸而俎豆不兩陳以其夫婦一體故也賀循亦謂后配尊於

帝神主所居宜同故東晉明帝時廟有塹室者下皆帝后共一石室至恭帝時廟為塹室一十八而帝后異室此議者所以譏之也

師行載主



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大祝大師設軍

焚司馬若大師則執事涖釁主及軍器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肆師用

牲于社宗則為位社軍社宗遷主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大司馬曰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衛祝

鮒曰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若君行師從卿

行旅從祝不出境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王

行乎孔子曰天子廵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金言

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又問曰

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

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祢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

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主藏諸兩階

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又曰主出入廟必蹕又曰齊桓

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詩傳曰三升



舟鼓鍾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

孔穎達曰社殺戮與軍將同故名社主為將宗廟則

遷主也亞在將舟後

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

公禰公禰行主也

然則師行載遷主則未遷之主不行矣遷

主載于齊車則社主亦齊車矣

孔穎達曰遷主載於齊車遷主亦載于齊車

用命

賞于祖則遷主之車在左所以象左宗廟也不用命

戮于社則社主之車在右所以象右社稷也師載

遷主而武王伐紂載文王之木主者所以成文王之

志而已不可以常禮議之也書傳曰將舟亞宗廟亞

蓋舉宗廟以見社耳先儒以將舟為社主恐不然也

社主示也石土類也先儒謂社主石為之蓋有所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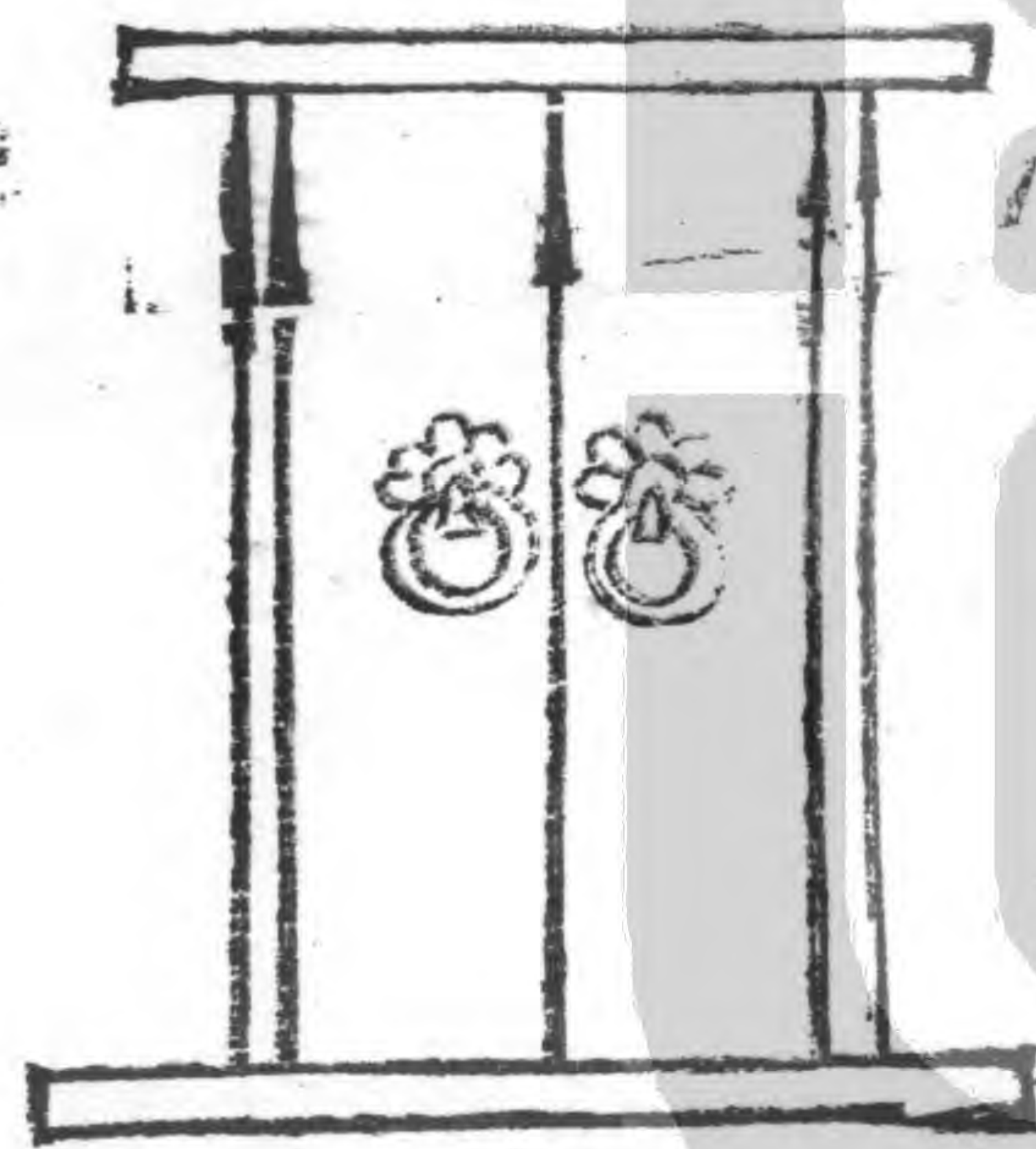
之也王制曰天子將出宜于社造于禰肆師用牲于

社宗皆先社而後祖蓋君之出也先被社后釁祖其

行也前社而后祖其止也右社而左祖祖非禰也文

王世子謂之公禰者親之也

禘



左傳曰典司宗禘又曰孔悝反禘於西圃杜預曰宗

禘宗廟中藏主石室孔穎達曰宗禘者於廟之北壁

內為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

室禘字從示神之也

匱



司巫祭祀共匱主說文曰宗廟盛主器也賈公彥曰以匱器盛主至祭所太祝取主匱器退華虞曰藏主有石函函中笥以盛主然則匱笥類也

坫



坫者以土為之其別有四記曰反坫出尊語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此反爵之坫也記曰崇坫康圭此奠玉之坫也記又曰士於坫一此皮食之坫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于西坫南大射將射工遷於下東坫之東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既夕禮設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此堂隅之坫也蓋兩君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出於尊南故曰出尊鄉飲酒是鄉大夫禮尊於房戶間燕禮燕其目尊於東楹之西皆無坫特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有坫管仲有反坫故孔二譏之又於其南為之崇坫以安玉焉故曰康圭皮食之坫在房堂隅之坫在北陳爾雅曰坫謂之坫郭璞曰坫端也北堂之隅之坫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奠爵于篚則反爵于坫特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授宰

玉而不康之於玷蓋亦兩君相見之禮也鄭康成改
康為亢非也

禮書卷第七十終

禮書卷第七十一

禘祫上

禘祫下

禘禮

東

昭

昭

昭

昭

昭

毀廟之主

祖

無祫也

禘祫

禘

南

禘

禘

裕禮

昭

昭

昭

昭毀廟之主

出果

鮮酒

南

南

南

士虞禮曰哀薦裕事

始虞謂之裕事者主欲其裕先祖

喪服都邑之士則

知尊禩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

其始祖之所出謂始祖之所自出謂祭天也非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

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

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裕也禘也禘言肆獻禘言饋食互相備也魯禮三年

禮畢而裕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今後率五年而再於祭一裕一禘正義云若僖公三十三年薨至文二年秋八月大禘于大廟雖少四月猶是三年而為裕

祭此三年喪畢裕於大祖也明年春禘於群廟者案僖公八年及宣八年皆有禘則僖公宣公三年春有禘可知以文公二年裕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裕僖公

宣公二年既有裕是明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裕是三年裕更加七年八年添前為五年禘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五年之中一禘一裕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皆有

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諸臣之

所昨也

郊司農曰追享朝享謂禘禘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郊氏曰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

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大司樂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

洗為羽雷鼓鼙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

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

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

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

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
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
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氏曰此三者詩皆禘大祭也

雖禘大祖也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大祖謂文王正義云毛於禘禘其言不明惟闕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禘然則天

子亦有禘禘蓋亦如鄭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也爾雅曰禘大祭即云繹又祭則禘是宗廟之禘也禘大於四時小於禘然禮宜小者禘大者禘而禮繹言三年一禘

五年一禘者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其實禘禘自相距各五年非禘多而禘少也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曰大事者何禘也毀廟之主陳於

太祖未毀之主皆升合食是合群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曰禘于武公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是禘大於禘也

高宗也祀當為禘高宗崩始合祭於契之廟也古者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右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祭祭一禘一

禘正義云鄭作魯禮禘禘志其略云魯莊公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閏二年五月而吉禘閏二年春除喪夏四月則禘又却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明當異歲

也魯閏公二年秋八月薨僖二年除喪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祭祭六年禘故八年秋七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夫人自有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

魯僖公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禘經言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賈公彥文二年春禘於廟宣二年除喪而禘明年春禘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有事於

大廟仲長發大禘也配之是也正義云王肅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

禮記王制曰天子牲禘禘禘嘗禘烝天子諸侯之喪畢命君之主於祖廟後國以

為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祭祭一禘一禘

諸侯禘一牲一禘嘗禘烝禘曾子問當七廟五廟無虛主

者禘祭於祖為無主耳又曰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

主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明堂位曰季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郊祀天子諸侯及其大祖大夫

士有大事以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學記曰未卜禘

不視學游其志也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

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

也鄭氏禘禘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

其座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

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武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
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
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
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北面以次亦繼而東
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
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
王尸一昭尸共一逸禮稱二尸者據文武之廟及太祖昭穆而言也
其實太祖廟三尸也故去獻昭尸如穆尸之禮
其五齊自體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所陳
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
降神之樂大司樂去黃鐘為宮以下等樂去若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矣
鄭氏去人鬼謂后稷也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王然後
合樂而祭焉
則不據文武也其裸罇用鷄彝鳥彝司罇彝去春祠夏禘裸
用鷄彝鳥彝以禘在夏
故朝踐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罇其迎尸出在堂之時
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主如室中之左右也謂

稷以下昭穆昭西面穆東面文武以下穆
王在西東面武王以下昭主在東西面也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

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凡祭之禮質明行裸謂之晨裸
繼以朝踐次乃饋熟以下是則

每廟各行此禮以其禮煩難可
以一日而畢又垂朝踐之義繹祭則同一日馬融王肅皆云

禘大禘小鄭玄注二禮以禘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

祭二名禮無差降杜預曰逸禮記禘于太廟之禮云毀

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禘小於禘也禘則備五齊三

酒禘唯四齊三酒禘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

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後漢光武建安二十六年

詔問張純禘禘之禮不行幾年純奏舊制三年一禘毀

廟之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中始行禘禮父

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決疑要
注曰始

祖東面父南面故曰昭昭明
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禘之為言諦也是審諦之義以夏

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禘以冬十月
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
高廟為常後三年冬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
主而已謂之殷祭祖東面惠文武元四帝為昭景宣二
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也袁准曰禘及壇
壇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
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禘同貫此諸侯亦
不得禘也然則禘大而禘小謂禘為殷祭者大於四時
皆大祭也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
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合二則
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義合矣博士徐禪議春秋
左氏傳曰歲禘及壇壇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
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

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大
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二年之喪其實三十五月則五年
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初三時皆禘雖有定年而文
無定月按明堂云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今之四月七月至孟獻子禘
其祖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大廟則今之六月

邈荅曰五年再殷象閏無取三年喪也禘三時皆可者
蓋喪終則吉而禘服終無常故禘隨所遇唯春不禘故
曰特初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况禘
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唐陸淳
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
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
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群廟之
主為其踈遠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一行或三
年一行可知也鄭氏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

圓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
為此謂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
絕祭者有四種爾非閔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
之爾何閔圓丘哉若實圓丘五經之中何得無字說
處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之靈威仰也此何妖妄
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間偽書也故相譚
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氏述之通於五經
其為誣蠹甚矣或問曰若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荅
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
重祭郊社禘嘗是也仲尼燕居云明郊社其義也郊禘
之禮與嘗諸侯所自有撰禮者見春秋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
書嘗社以為郊與禘同遂妄意言耳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為
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亦猶因周公廟有八廟以其

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
配文王也本以夏之孟月為之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
月為之禮雜記云孟獻子曰五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今備引諸經
書之文證之于左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譏其不當吉又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譏其非時之禘又左氏
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晉人以寡
君之未禘祀時未終喪也又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禮運云魯
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郊多失時又於郊特牲曰春
禘而秋嘗鄭注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
於大廟夏之四月祭義曰春禘秋嘗祭統曰春禘夏禘
云夏商時禮也又曰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仲
尼燕居云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
已王制云春禘夏禘鄭云商時禮也又云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

則不烝烝則不禘鄭云虞夏諸侯歲朝廢一時祭也詩周頌序云雖禘大祖

也鄭云禘大於時祭而小於禘又商頌云長發大禘也爾雅云禘大祭也

論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國語曰禘郊

之牛角繭栗問曰左傳云烝嘗禘于廟何也答曰此謂

見春秋經前後祭祀唯有此三種以為祭名盡於此但

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為

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皆妄引禘文

而說祭爾問者曰若禘非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說

其故何也答曰禮記諸篇或孔門後末流弟子所撰或

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漢初以金購遺書故皆約春

秋為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若未流弟子

著不應差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閔二年五月書禘于

互如此也所以或謂之春夏祭各自著書不相扶會理可

見也而鄭玄不達其意故注郊特牲云禘當為初祭義

與郊特牲同鄭遂不注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

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

也何得云夏殷禮哉遂都不注鄭又見吉禘于莊公禘

小於禘觀毛詩儒者通之云三年哀畢小禘于禰五年大

禘自此便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若禘不迎群廟之主何

謂之大若迎群廟之主何得於禰廟迎之又曾子問篇

中何得不序引下文乖繆之甚也且春秋宣八年公羊云

大事禘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陳者明素皆藏於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升者明自為本廟而來升也禮記曾子問篇

云禘祭于大廟祝迎四廟之主明毀廟之主皆素在大廟故不迎也又云非禘

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義與公羊同並無說禘為殷祭處則

禘不為殷祭明矣勢重大之義也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

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
左氏見經文去吉禘于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
本魯禮也不合於他國左氏亦自去魯有禘樂賓祭
用之即明諸國無禘了可知矣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
見矣或曰禘非殷祭則論語去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
欲觀之矣何也答曰此夫子為大夫時當禘祭而往助
祭歎其失禮故去爾也初酌酒灌地以降神之時其禮
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繁而大懈慢故夫子退
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
不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能知者則於天下大事莫不
皆知可如掌中之物言如此者是禘禮至難知以隱其
前言非斥之意耳注家不達其意遂妄去既灌之後列
尊卑序昭穆為躋僖公故惡之且禘祭之時固當先陳

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
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裸然後設位乎先儒不
達經意相訟致誤皆此類也

或難曰夫子所嘆若非為逆祀別致虧禮則春秋
何不書乎答曰春秋所紀祭祀皆失

時及非常变故乃云爾至於懈慢虧失史官如何書乎若
如此細故盡書則春秋一年經當數萬言不當如此簡也述祭統者不達
此意遂云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天下其如指諸
掌乎此不達聖人掩君惡之意遂云爾假令達於祭祀
亦儀表中一事爾若別無理化之德何能治天下乎此
並即文為說不能遠觀天指致此弊耳問者曰王制所
去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信如鄭說
乎答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
魯唯行此三祭遂去爾若信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即
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當在
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問者曰明堂位去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又去夏初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為
大祭而時祭闕時義甚明著也答曰禮篇之中夏初秋
嘗冬烝禮記鄒妥此篇為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一用
之又云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未嘗相變也其鄙
若此何足徵乎鄭玄不能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
禘禮輒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詩
頌則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禘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為禘
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禘之時祭名殊可恠也問曰
禘若非圓丘國語云郊禘之牛角繭栗何也答曰凡禘
皆及五帝五帝太皞等是也以其功高歷代兆於四郊
以祭之比之次於天帝且郊祀稷牛角繭栗則太皞
之牛不得不爾何足疑哉儒者以禘禘俱大祭禘則於
太廟列群宮之主禘則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文為穆列武為昭列

已毀廟及未毀廟之主各以昭穆分集於文武

義列昭穆則齒尊卑之義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集之
有何理哉又五經中何得無似是之說言不獨無明文亦無疑似之說若信
有此禮五廟七廟有虛主其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義已見上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禘之異強生此義又何恠哉周
禮大宗伯以肆裸獻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司尊彝凡
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夫肆裸獻饋食在時享之上追
享朝享間於時享之間則追享禘也禘以肆裸獻為主
猶生之有饗也朝享禘也禘以饋食為主猶生之有食
也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禘謂之朝享以合
羣祖為不足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追享
自此五年而再殷祭三年一禘又二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禮緯曰
三年一禘考之春秋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
五年一禘

羊曰大事者何禘也穀梁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則僖公之喪畢於文二年二年八月喪未畢而禘且

躋僖公焉非禮也故書大事躋僖公以譏之先儒曰禘而後

月所少者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公羊曰言吉者未可吉也

穀梁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則莊公之喪畢

於閔二年而禘必踰年二年而禘非禮也故書吉禘于

莊公以譏之此喪除而禘士虞禮曰哀薦禘事虞而欲合於踰年

而禘之證也禮記曰未卜禘不視學左傳稱晉人曰寡

君之未禘祀此皆喪除踰年之禘也故僖二年除閔之

喪八年秋禘于太廟宣二年除文之喪八年夏有事于

太廟均八年也其去喪除踰年之禘適五年耳則有事

為禘可知此三年而禘之證也鄭康成曰魯禮三年喪

畢禘于其廟然後禘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群廟其言喪

畢之禘明年之禘固合春秋之義其言禘于其廟又禘

于群廟是不知魯之失禮而惑之也左氏曰禘于僖宮武宮襄

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儀禮曰學士大夫知尊祖矣諸侯及

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

其大祖大夫有事省於其君而禘及其高祖是學士大

夫知尊祖而已有時祭而無禘諸侯及其大祖而已有

禘而無禘大夫有事省於其君然後有禘則周公有大

勲勞省於成王然後有禘故禮記曰以禘禮祀周公於

大廟則禘可施於群廟哉春秋書吉禘于莊公不特譏

吉禘也兼譏禘于莊公也晉之有禘蓋亦借耳先王制

禮必象天道故月祭象月時享象時三年之禘象閏五

年之禘象再閏而禮數者小禘者大小者祭及近大者

追及遠此孔融王肅所以皆言禘大禘小也康成以配

祖之禘為圓丘之祭以群廟之禘為魯之正禮於是謂
禘大禘小而始則禘先禘後終則禘先禘後此不經之
論也然則禘之年月可推於春秋見於禮記謂魯以六
月禘周公魯之六月夏之四月也孟獻子易之以七月
日至而用夏之五月君子譏之崔靈恩言禘宜在夏張
純言禘以四月其說是也禘之年月經傳無文禮緯與
康成謂禘在三年張純謂禘在十月於理或然蓋禘以
諦昭穆之尊卑必以四月以其陽上陰下有尊卑之義
也禘以合群祖必以十月以其萬物歸根有合於本之
義也然康成又以王制禘禘禘嘗禘燾為三年之禘而
禘無常月殆不然也唐自睿宗以後三年一禘五年一
禘各自計然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禘而禘禘同歲太
常議曰今太廟禘禘兩岐俱下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

序或一禘之後併為再禘或五年之內驟有三禘求禮
經頗為乖失然則五年再禘之制可以不通計乎

禘禘下

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
韓詩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皆升合食則未毀
廟之主舉矣鄭康成謂禘祭毀廟不及親廟

下毀主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
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中祭之陸淳謂禘祭不兼群廟為其踈遠

不敢褻狎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

玄王相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

太祖太祖后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及親廟

與夫不兼群廟之說其足信哉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

而郊嚳祖高陽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

陽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非祀天而文在郊上者以其
祖之尤遠故也祖宗非皆祀明堂而文在郊下者以其
祖有功宗有德而廟不遷故也虞夏商以質而親親故
郊其近而祖其遠魯高陽之猶子孫高陽之子真契之六世孫周以文而尊尊故郊
其遠而祖其近鄭康成謂虞夏宜郊高陽商宜郊契其
說非也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高陽郊堯而
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高陽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
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幕思也舜后虞能帥高陽者也有虞氏報焉杼之子康能帥
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契后八世能帥契者也商人報
焉高圉高圉后稷十世孫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
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其言虞氏郊宗異於祭法者
賈氏曰虞氏之后在夏商為二王后有郊禘祖宗之體

是也由此推之國語言商人禘舜亦異於祭法者蓋宋
禮歟康成禘祫志曰祫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三酒祫
用六代之樂禘以四代賈公彦曰祫十有二獻禘九獻
然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司樂以
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八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乃奏無
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而無禘祫隆殺之辨掌客
諸侯長猶且十有再獻則禘先王不容九獻而已彼蓋
溺於祫大禘小之說然也國語曰郊禘之牛不過鬴粟
又曰郊禘之事射牛郊禘之事有全齊又曰天子親春
郊禘之盛是禘之禮與郊同而其義則孔子以治天下
如指諸掌則祭其有大於此乎爾雅曰禘大祭也則禘
為廟祭之大者明矣或曰以春秋有事為禘而公羊穀
梁以大事于太廟為祫則禘非大於祫矣又曾子問王

制皆以言禘而不該禘則禘非小於禘矣其故何也春
秋言大事所以甚逆祀之非言有事則本下事而已則
有事不必非大事也曾子問兼諸侯而言之故舉禘而
已王制之言禘非三年之禘也

禮書卷第七十一終

